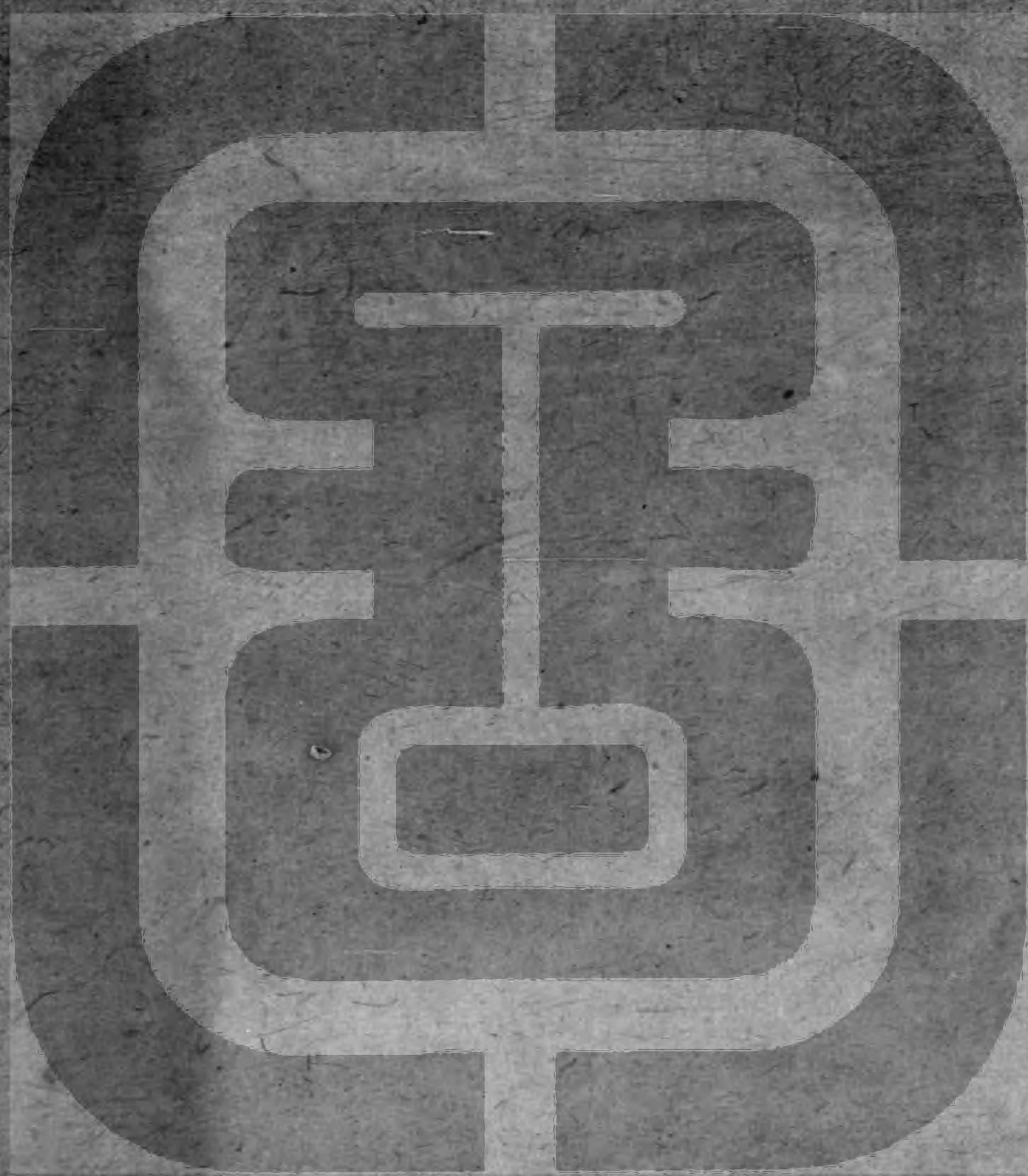


華泉集 下



邊華泉集稿卷之二

本
其言邊患封事一首
其官某謹題為急處邊患事近該大同鎮守等官太監陸
閻等題稱虜賊漢寇等因奉

聖旨這所報連賊四散入境搶掠數多全不見官軍防禦緣由
兵部便看了來說欽此欽遵除抄行外且看得一本之內

五日之間共計五十七次事勢異常誠有如
聖慮之所及者

惟將士無功責在王兵今日之事不暇遠舉

聖旨請以太監苗達保國公朱暉右都御史史琳擲次奏報之
詞論之其捷音本內開稱官軍對敵計出萬賊全鋒大剽
邊境寧謐為萬一年無疆之休矣今旋軍一日而大同四
野化為賊場臣不知所謂萬全之計無疆之休者何在也
其旋軍本內開稱議留總兵等官吳江等十餘員於大同
各路分布周密防備戰守苗達等渡回宣府節制隨宜調
度今虜賊入如踏無人之境臣不知防備戰守隨宜調度
者何在也及查前項殺息本內有殺人者有傷人者有搶
人者有標掠頭畜者有掠奪田禾者有四散駐劄折我邊

牆者總而記之四十餘處而往來出沒者不與焉然此特
所知者耳其知而不報報而不盡者又不知其有幾也臣
昧愚竊料彼先因小捷誇張過實故為虛詞以遮飾耳若果
將領分布周密虜賊何由而入耶臣又查得先次吳江劄
祥部下千戶戴賢等所獲賊首二顆苗達等即稱係彼議
調夾功勦殺之數夫官旗之績既可以坐收則地方之患
當誰任其咎耶况賞罰者主兵之大權賞罰不明號令不
行苗達等一獲微功各領家人子姪苗達等史宦朱天麟報
捷布寵其軍門之賞罰臣不悉知以是觀之無恠乎將士

之辭體也伏望

陛下上計社稷下憫生靈特勅多官會議將苗達等取回治其

欺妄失事之罪以懲後人別推內外文武大臣素有獻望

者數員列名上請簡命三員前注二鎮以代其事惟後將

領京營人馬統擇彼處堪任將官管領赴期勅殺務在成

功則雖失之于前猶可收之于後也若在今日寫

勅明日切責臣恐秋高馬肥虜勢益熾人民漸空城堡難守

意外之患豈惟不敢言而亦不忍言矣此事先談戶科右

給事中張弼至具題于時

聖意將從其請臣之愚昧亦嘗論之已而因有捷報未

賜旋行臣當憂于心不敢再瀆今大同殘破果至如此蓋被

髮纓冠往救垂涕泣而道之秋也故不敢輒避讐怨後以

上陳惟

陛下少垂聽焉則社稷幸甚生靈幸甚緣係急處邊患事理未

敢擅便謹題請

旨

疏乞終養致仕疏

秦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臣邊某謹

奏為乞

恩致仕以便養母事臣見年四十二歲山東濟南府歷城縣人

由進士歷陞令職臣父止生臣并臣弟賦二人正德六年

臣父病故後二年臣弟又復病故臣與臣弟俱未生有子

臣女臣上有老母不止臣身內無所托後無所承零丁孤單官

心銷減但臣年力未衰不敢遽甘丘壑以此奉母純官強

勉供職豈期臣體綿命薄到官數日痔患遂發夕臥床褥

備嘗痛苦醫更十餘藥百劑病雖小愈根竟未除又兼考

校生徒坐必盡日前病遇勞則發遇發則眠去年科舉取

試士觸暑冒濕風雨靡停積勞成虐積虛成損臣痰火舊

疾遂致并作怔忡眩暈寢食兩妨臣母見臣孤身多病亦

遂憂畏成疾臣欲日在膝下奉寬母懷則有瘵官廢事之

謂臣欲歲歷境內盡心王事則有倚門嗷指之嗟臣之進

退實為兩難執暢所迫前病愈深春徂夏交病形轉劇尅

期考廵屢發屢止是臣上無以報國下無以娛母是日愒

竊祿而以妨賢路也臣曩誦匪躬之文味四牡之詠以為

回車九坂不若奉檄動色蓋子有以忠為孝親有以離為

樂者臣今所遭實出其愛離不足以揚名顯親病不能以移

孝為忠則何益矣况臣踰強無子宗祠如綫勢至孤危如蒙矜憫乞

勅該部放臣致仕歸里調理前病奉侍老母以終餘齡則未死之年皆感

息之日也為此轉某人謹具奏

聞

患病乞休疏

南京刑部右侍郎臣邊

謹

奏為自陳患病自効不職乞

是休致事臣東鄙野人粗習章句濫竽科第歷轉今官於

嘉靖七年二月十九日

陞辭南行途中因感風寒舊病痰火胃痛偶爾大作沿途訪醫

服藥不効只得兼程便道抵家節請

德府候缺良醫胡嗣廉登州府蓬萊縣醫士毛翔議方調治

比因為急於赴任過用涼劑以致元氣大傷脾胃虛損飲

食日減病勢日增腰足酸軟頭目虛眩四月以來水瀉不

止五月以來轉成痢疾臥床日久未能起步臣思一身之

奏助諸疾交攻未先衰浸成殘痼方欲具本

奏乞致仕五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文該吏科給事中劉世

揚等具

題為催促南京法司堂官赴任修舉政務事節該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南京法司係是問刑緊要衙門近日推補堂

外官員往來便道抵家不行作急赴任以致推鞠無統獄

因淹滯好生有負委托且不查究違某着吏部行文催促

上緊赴任等因欽此備咨到臣惟言官論列區畫周詳可

謂深事宜仰

上心者矣荷蒙

聖德包容不即加誅止令該部移文催促真如古人所謂舍罪

責功者

明君之舉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息也殞身粉骨何以為報臣今

五十四歲入仕三十四年虛受

國恩涓埃未補

陛下龍飛之始拔臣草野之中七年之間五選華秩何才何能

堪以收錄重以

明命赫嚴湛恩汪濊正臣鞠躬盡瘁竭力圖報之秋也但以刑

部者邦禁之地侍郎者恭佐之官即使洞知法典明習條

章之人尚有差忽如臣瞽昏而多瘵必至愆事以干誅伏
皇鑒俯賜垂憐悃悃特

勅該部查照近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琮等災異自陳
放回事例容臣致仕俾得專意調養以延殘喘則臣雖沒
齒敢忘天地之至仁哉臣觸犯

威嚴不勝恐怖待罪之至緣係自陳患病自劾不職乞
息休致事理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某抱齋謹具奏

聞

序

同年會別詩序

弘治乙卯秋八月山東之士之舉于其鄉者七十有五人
焉曰張子行恕其最長者也既宴鹿鳴已語于衆曰士之
同舉也四海之廣有兄弟之義焉是惡可無講也矧吾黨
之士同茲土也耶乃始卜會于濟城西僧舍中觥斝有容
少長秩々虞然其為樂也丙辰會試禮部再會于京師逆
旅舍中其觥斝有容也少長秩々也虞然之樂猶之在濟
城也已未再會壬戌乙丑又會而是七十五人者之中有

為部者為寺者為衛恭軍者為學職為御史者為中書進士舉人者出處遷變錯然莫齊而其為樂則固未嘗不虞然也戊辰春三月其舉人統于選吏部者十有三人則皆美才也而顧皆領縣焉踰旬持檄將仕于四方凡我同年之在京師者九人釀酒殺以會別于送旅舍中且卒爵張子行恕又以語衆曰吾黨之愛也猶兄弟然故是友朋也語曰朋友切也悃也兄弟怡也今諸君仕矣可直虞然為樂已耶願為之詩以宣其志然毋忘于箴也于是衆皆賦詩而以其最少者一人序而送之送者某子某、地人

今為某地令尹序之者某官某地某人

雲衢履歷後序

雲衢履歷圖者掌太常寺事禮部尚書正菴崔公之所自為也公嘗以告予曰吾少孱且病奉老氏教蓋將終身焉而幸通仕籍事四朝今且老矣每念吾身所以生之成之食之者恐其耄而遂忘之也爰自童子以至于今衰其事之可紀者二十四條圖且名之而疏其事于下其圖屬乎親者六屬乎師者一屬乎君者十有七他不與焉吾將朝于斯夕于斯觀乎吾親則不忘身之生觀乎吾師則不忘

身之成觀乎吾君則不忘食之所自又將教吾之宗人與
吾之為弟子者孝以事其親忠以事其君全忠義以事其
師也然是圖也白洲公題之若齋公序之子其謂何予揖
而進曰卓矣哉公之見也夫民生有三事之如一自上世
以來未之有改焉而忠孝忠義者云乃孔氏之所以為教
也公不居老氏而自附於孔門卓矣哉公之見也且老氏
者孔子蓋嘗與之遊而問禮焉則其道固相近而公篤于
是三者之倫亦可謂善學老氏而不囿于其教者矣宜二
公之有取也予不敏退書所對于末簡以記歲月若公履

歷之詳見于自叙者茲不贅云

登樓拱壽圖詩序

登樓賦者我巡撫大都憲矩菴先生之所作也何名乎拱
壽志孝也曷志曰先生之仕四方也以別其大人公幾年
矣是故董學於山東叅佐於江西而旬宣于湖南登高望
遠則莫不有思焉而亦莫不有所志焉至是巡撫之

命下則先生祿益崇爵益尊而所謂思者日益深矣乃於庚
午之冬十一月某日南巡至於岳陽之明日宴惟大人公
懸弧之辰其邦之賢曰中丞柳先生者知先生篤於孝固

不能無思也設供張具紙筆觴先生於其樓而登焉是日
同雲布虛雪霰交下先生攬洞遙眺吳會舉酒酬江百拜
稽首真若承大人之顏而親介其壽也于是登樓之賦作
焉越明日放舟溯江而西巡於江陵客有以君山圖獻者
敬而收之又若指授登樓之事而為之者也于是藩府諸
王曰

長垣曰光澤曰肅寧以及我巡按先生咸異其事為之
歌以咏之而以序屬貢貢不敏又弗文也樂先生有以悅
大人之心樂大人公有以享先生之報樂諸王公之有以

以善頌而善禱也謹再拜而志之

榮恩介壽詩序

正德庚午冬我矩菴先生巡撫湖陽則既為登樓之賦以
壽其大人公矣比至荆而適有

詔至既開讀則我

皇上上徽號

兩宮推恩臣下凡兩京未及考三載績者其親之階得其
子同於是大人公之階由天官郎進而之中丞矣荆之
藩王自長垣光澤而不聚而言曰維是中丞既德且文用

惠子楚之人而其大人則又躬受其封而口食祿其也此
不為異數耶于是繪圖為冊大書其卷之端曰榮息介壽
又各為詩以歌之時我巡按清戎二執法先生者各以事
至荆則皆曰是盛美也不可以弗傳也乃相繼而歌之繼
而藩臬諸公有與者有不與者聞之則皆曰維先生撫茲
土也憂衆人之憂今茲之榮介息而介壽也是先生之樂
亦吾衆人之樂也則相繼而歌之下至縉紳士以及于吏
民工商則歌之雖里言巷謠不盡以獻而樂先生之樂者
固百口一詞也於戲盛哉維貢之先大父昔官南都于先

生有一日之雅而貢之出守又得為屬郡吏幸莫大焉故
不敢竊自鄙遠以其冊之題分為四韻為短詩四章以歌
之蓋貢之受愛於先生也有年而領教于坐右者亦親且
久知先生之所以壽于大人公不獨于名位之間而已也
故於篇中少見意焉不然則是僭矣

送虞部郎中唐仁夫序

予往歲為黃門郎給事兵科監十庫之入凡十庫之藏者
得縱觀焉其金玉鐵沙石丹鉛齒角草羽之物梗楠豫章
桐栢之材弓矢甲冑刀劍戈矛盾之器積之如山如也然而

閱之則伊戚之與居蠹蝨之與親文鼠巢之經塵羅馬其
寔者蠹堅者脆利者鈍而光者晦矣而于其中見所謂金
若王者拭之瑩然扣之鏘然也予有感焉夫鉄也沙也石
也丹鉛也齒角章羽毛也榎楠豫章桐栢也弓矢甲冑刀
劍戈矛盾也其始進未嘗不精且良也而久之不試則從
交而焉究其所遭有幸有不幸然獨司藏者之咎也其為
體則固亦有弗負者也士之仕也何異于是養于家教于
學簡接于有司而進之于

天子之庭固以為精且良其幸焉者為鏞為琮為棟為梁為國

之武器以禦侮于四疆其不幸而伊戚之與居蠹蝨之與
親文鼠巢之經塵羅馬者不少矣求其不蠹不脆不鈍不
晦者幾人也予有感焉唐子仁夫自進士拜官行人司副
轉為司正凡十二年于茲矣再轉而為南京虞部郎中虞
部之掌者山林川澤之禁鳥獸之賦而所謂金玉沙石丹
鉛齒角章羽毛之物榎楠豫章桐栢之材弓矢甲冑刀劍
戈矛盾之器皆其所事也于其行予有感焉故以是告
之夫仁夫者是固能負其體者也詩曰有匪君子如金如
錫如圭如璧仁夫之謂歟

送皞齋先生序

皞齋先生既拜朮城訓導行有日間語某曰吾弗偶于世
栖、至今命也吾居鄉五十年鄉之人且不吾知他又何
求也吾行且遠去子矣子柰之何先生娶于貢之姑恒子
祇貢而貢祇先生亦若父然夫安能已於言也先生少質
直不苟屈然貧也而安於貧先大父竒之故以婚媾先生
治尚書能通其隱又能傳之人人以不昏、也在學宮嘗
與其同舍生四人者飲一人醉暮偕寢學宮時天大寒御
火中夜火灼醉者之履烟燂、滿舍至使人氣不得達也

先生覺而起褫置水中反以水沃火火弗得延比且醉者
醒求履弗得顧見在水中乃大怒詈曰吾醉也而寐也而
非死也而何至火灼履而弗覺也是又四人者之為之也
償吾值則已否則訟先生卒與三人者償其直弗言也踰
三年醉者將仕如京師別于先生先生曰子且仕矣昔學
宮之辭也吾極若焚而又償若履也子弗知也子仕矣苟
若是民有弗究者乎醉者驚愧以謝曰長者長者故凡鄉
之人率以先生質直不屈為惇而不知其中有容如以而
其達于政又如此也朮之風俗古稱重義鄉學彬、有文

得先生為之師吾知後之數良師良弟子云者必自朕始
而先生且有聞矣豈弗終偶者邪朝之諸侯夫鄉之士舊
與先生與因貢以識先生者皆歆有以贈先生謂貢猶子
也宜有以言嗚呼貢固不能已于言也

送董蘭序

縣之有令也昉于周官而其有丞也自秦始也丞之下有
尉有主簿主簿尉雜起秦漢間然皆有分職而丞則戴于
令者舉縣之事蓋無所不當問也

國家財賦之辦倚于江南而馬政寄之江北故丞之設在此

者多典馬而在南者多司糧丞有分職則自

國朝始也太學生董君孔猗者故涿鹿人既選來謁予見

其體充也而其容斂焉若有戒心者問其官曰丞也問

其地曰蘇之吳江也問其職曰司其糧者也又磬折以請

曰蘭得附于名公之門而有瓜葛也寔惟有榮焉是往也

亦惟弗職以辱名公是慰願有以誨蘭將佩焉予應之

曰今之仕者之為仕也得大縣以為喜其得江南也則尤

喜也夫縣大則民多而江南則民富其喜之也將以利之

也若曰才可以有為而以其地足以施布之者上也民多

而富亦統以不勞其躬者中也利其有而取之者下也則
未有敗焉者也蘇州為府甲天下而吳江又有屬縣之大
者孔猗之往也宜大喜而乃憇焉其容斂焉若有戒心焉
則吾知其必有成也孔猗才雋而器宏端雅藻飾足宜于
民家業裕不利其有又年甫強仕其進而之通顯也有餘
地則吾知其必有成也已孔猗勉哉

送柴少尹還無錫序

少尹初仕無錫也予嘗為丞說贈之丞之說無他辭蓋所
以處其民與令尹之道也少尹仕無錫一年所錫之令尹

甚安之以語人又曰吾良佐貳良佐貳今年五月受太守
召督運來京師錫之諸大夫仕京師者則又稱丞之曰是
吾良有司也吾鄉人莫不言也於戲若少尹可謂不予負
已常州故江南大府其統縣凡五輸運之粟歲凡若干萬
而錫又最大且繁少尹之來也寔兼其四縣之運而總之
乃不勞而事集也于是司徒公進之于達而嘉賞之以勵
其衆曰是錫之丞也是能總其他縣之運者也而又不勞
而事集也是可式也今夫尹安之也諸大夫亟稱之也司
徒進之達而嘉賞之以勵于衆也是三者之譽也得其一

人以為難而少尹何以有是耶曰勤而靜順而道惠而慤
而已矣順非道則諛惠非慤則偽勤非靜則瑣瑣者事弗
集偽者人弗孚諛者君子弗說也少尹反是是以有三者
之譽也雖然則既有譽矣而弗終猶勿有也諺曰人而無
恒不可以作巫醫故勤也順也惠也少尹之所能也而弗
恒則慤者變而偽靜者安而瑣而順者安而諛也可無慤
乎詩云庶幾夙夜以終永譽在是行矣

送楊氏子入武學序

宗人府儀賓楊侯天德之子曰承業者敏而習于文甚銳

也正德丁卯年十七出而就鄉試于御史御史竒之是
他日之英也列之上列已而試弗偶踰二年侯命之入武
學見司馬大夫司馬大夫試其文則又竒之曰是他日之
英也送之卜日以入武學之前一日乃偕其伯兄承祖者來
謁予承祖者予姨兄錦衣衛千戶天章君之子先承業一
年入武學蓋亦嘗見竒于司馬大夫者也請于予曰惟予
二子之父也與叔氏為昆弟則猶骨肉然叔氏視予二子
則猶子也夫然則何以教我使旦暮勵乎予曰然微是請
予且將有以告也則問之曰武學之業也幾何曰有二文

事也武備也文以文武以射有道乎曰有曰習之乎曰習
之曰射何上曰中的為上曰何謂的曰鵠為的曰何以中
曰內志正也外體直也持弓矢審且固也曰然則內志不
正也外體不直也持弓矢不審且固也其亦有中者乎曰
未有能中者也即有之則觀者譁然以譟曰幸也非正也
予曰然子之習于文亦有是矣夫文亦有的也曰道也者
文之的也六經者道之的也晰于理以正其志放于文以
直其體恭之史以驗之博之諸子以貫之夫如是有不審
固者乎有不百發百中者乎即弗中則觀者固將曰非正

也命也孟軻氏之言曰羿之教人射必至于穀學者亦必
于穀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得之是二子之所嘗誦也可無
法乎夫二子者固上之人之所悅而奇之者也吾見子之
中子的也雖然中不中無患也患無失其道而已矣于是

天子

二子出戶充然相對以嘻俯而拜仰而謝曰敬聞命矣

送忽子歸解陽山中序

正德庚午七月解陽山人來通判荊州至則病于履几起
若步皆需于人也居數日以其病之狀請于布政分司布
政分司曰是視事未久也柰之何去下其狀不受明日以

請于按察分司按察分司曰是尚未衰可以有為也索之
何去下其狀亦不受又明日山人達謁免冠請益力于是
二分司知其志不可斂也乃以其狀各上于其長其長以
上于中丞御史中丞御史上于天官天官上于

天子天子允之是為辛未正月命既下而山人之病脫然去矣
乃即日束裝歸之日荆之縉紳士與府僚佐以及于屬
之吏民皆莫不嘆慕其賢而惜其去之早也乃相與設供
張祖道于城之北郊曰華泉子者府之長吏也爵而問之
曰異哉斛陽人之為病也胡為乎仕而劇耶胡為乎去其

仕而愈耶髮則鬢、體則廩、起坐晏笑無異少夫然而
固以病去異哉斛陽之為病也客有捧觴而進^者曰子謂
斛陽人為真病者乎哉是吾嘗聞之矣其少也好山水之
觀鹿豕是偕木石是鄰視聲利淡然無與于中以故壯也
而仕嘗尹于介休又倅于鍾離矣又進而守于中山而佐
于邵陵矣去來南北者十有八年雖往、獲休譽被旌薦
其心之思歸固如痿人之夢不忘于起是以病于履今其
歸也入其函谷之關曰是吾秦之邦也過其華之陰與灊
之溪曰是吾秦之山與水也又指其斛陽之麓曰是吾少

時之所居而遊耕而讀之所也有不洋而喜者乎夫人
有思弗遂斯心弗舒心弗舒斯氣鬱氣鬱斯病斯思而遂
則喜則其心暢其心暢則其氣宣以達其氣宣以達則
所謂病者脫然遠矣斛陽人非真病者也華泉子曰世之
仕也躬磬折黃馘而俯行跛曳而越閩病于踰垣喘呻以
臨案牘若是者非真病也乎我問之則曰吾非病也夫病
也而以為非病也與非病也而以為病也之二者其偽均
矣而其人之賢不肖何如耶于是諸客者各以大斗酌而
飲華泉子曰歸請筆之郡乘以為仕者勸又酌而飲斛陽

命之人曰歸矣歸矣處之榮多于仕之辱矣斛陽人忽姓名忠
蒲城人成化丁酉舉人荊州知府邊貢華泉子也

別唐子詩序

唐子舉壬戌進士乙丑拜秋官郎秋官郎號稱劇曹唐子
居嘗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曰是有餘力也戊
辰唐子以秋官員外郎出為穀城令令之以郎官為者無
弗戚也甚者恚而寢弗能飲食唐子得命則會客賦詩
奕棋談笑以終日也人又曰是有養者也不然何以若是
裕也踰旬唐子具車馬將辭闕以行京師之與唐子遊者

數人皆觴餞唐子而太常丞華泉子某與馬問之曰令也者邑之主也夫既為邑之主則凡邑之人之餒之寒與疾若苦無所弗責也子則能會客賦詩奕棋談笑以終日也耶唐子引滿而酌以復華泉子曰是何其不知我也是何其不知我也于是數人者盡醉而別各為之詩以贈唐子而以某也序之

河南鄉試錄序

監察御史毛伯溫奉

命之按河南也歲在正德丙子會河南鄉試屆期至則嚴事肅

官覈士程物咸集成允及試庶寮職分內外惟貞棘局籛

廩範防咸則疊々翼翼無弗慎者某等文乎是司六日夜

翻閱心殫目赤怠失是愆是時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克嗣

振弛激顏士勃馬興前御史袁宗儒先事飾務諧明有徵

而提學副使邊育鑒士惟武故士入者無弗材者也是故

試也有不公憂者矣無私焉萌者也故騰無潦草之書掌

無混遺之卷取無不協之次刊無靡程之文始而無罔同

之議終也而罔歎也而人々克焉若有獲于心者是故是

試也稱獲人焉錄也稱獲文焉心也稱獲公焉而諸事々

者弗敢自謂其然也錄成其序之曰夫試者科舉之謂也
歷代求士孰非茲由而儒者則曰自媒者污自售者賤夫
棘園而邏防檢其中衣鈴縫糊名書易隙投凡此者士奚
以應上之求而求之者亦奚使士此為哉然繅聘輪徵之
徒固亦有引經飾詐曲學附人者矣而光偉俊超之業如
宋王李韓范諸人則又往往自科目中出故知儒言者非
言心者也程朱二公教人初不使之舉業廢也第曰勿令
奪志耳然朱公寔亦科目中出斯不可以觀學乎哉夫天
下有不可易之勢亦有不可易之學自選舉之法亡而科

舉之制興于是上不得科科目設而求而士亦不得不科
目應而出是謂不可易之勢研經以求心因文以彰學措
功考業固成初志是謂不可易之學故曰易勢非時易學
非士今科

仁聖之朝治融化濡文禮陶士設科賓之不可謂非時矣非經
不業切務則文斥浮屏華鏤雕靡尚士不可謂非學矣賓
之于鄉偕計吏而上又不可謂非其應而出矣夫學出而
必行者也士自今求初志如程朱教教抑以科目為筌蹄
將遂兔魚乎計也夫志士尚友近則景其鄉先夫河南宋

所都也寔王李韓范諸人立業之地然二程倡心學又寔
起于洛伊士出將景之以行其學乎抑飾詐曲學者倫也
且夫獲士者獲文馬耳不敢為謂獲非士者獲公馬耳士
他日誠秀其學諸事誠事者將文馬公馬委矣士何以自
委哉於乎慎哉慎哉是試也御馬監太監孫清以鎮守至
工部右侍郎趙璜以治河至監察御史袁澤以清軍至刑
部郎中馬文以錄刑至工部員外張正蒙唐昇以考工至
行人孫慎以秉禮至而河南諸司贊試于外者則右布政
使胡珙按察使陳奎左叅政楊志學右叅政王震副使文
皓韓俊左叅議宋冕右叅議石昭僉事何正王鏜李鉞韓
廉閻欽而諸在內者錄有姓名茲不書云

孫生送行卷後序

贈行詩一卷凡若干篇蓋朝之諸大夫為孫生作也生故
鄒平人年十六入太學能修其業有聲譽籍籍縉紳間故
諸大夫皆內交焉太學五年入譯館為譯館生又能修其
業有聲籍籍也居六年業成而將仕乃一旦翻然曰吾久
在外吾親老孰為養者不歸吾無以子為也即日上書

上憫其情而九之遂東裝歸諸大夫相告曰吾屬在

朝所內交者亦衆矣然少年而修其業有聲譽籍、如孫生者幾人也即有能修其業有聲譽籍、如孫生者幾人也即有能修其業有聲譽籍、如孫生者然將仕矣而又能思其親遂一旦去者幾人也是惡可以弗有言也此詩之所以作也詩之作蓋弘治丁巳春又十一年焉正德戊辰生來京師會予逆旅中出其卷以相示已而愀然曰鄉也吾得諸大夫之詩也以爲吾親榮吾未嘗以去左右今吾親墓木以拱而卷中之人有去者有死者有仕於四方者而亦老矣而在朝者幾人也言既款款以泣予

感其意爲之辭以志之然又恨諸大夫之不及見其終身慕也

邊華泉集稿卷之二

序

謝盛德章序 代田尚書作

古之醫者以其業鳴世者代不乏人也然而宋清之名獨洋人在人口九而天下之庸夫孺兒稱善醫者又曰扁鵲扁鵲云者何哉豈非以子長子厚之文爲之也夫越人之術神矣至其論病則曰輕身重財不治也由是言之非好

利者歟清之市藥焚券不責報者益廣且厚其治人固無異術也而人亦不泯焉然則術之神者固多而輕利之人亦未可少也若令盛子則兼之矣可無傳乎四年秋月八予中子穗病下血煩憤不飲食與寢京師業醫者以十數環視莫措曰是瘵已不可以復起矣決辰病且殆諸鄰人走駭馬曰胡售者盛道盛子至脉之笑曰無患也患在脾胃藥熱之得熱再藥之思飲與食煩憤日益晚去血止不復不下踰月起矣予具金幣注酬焉盛子麾之曰不願也願得公之文以錫之燁一幸托以傳則公之所以報

燁者甚厚也嗚呼方穗之病也執予手而泣曰兒不可起也醫亦曰不可起也予行年六十有四矣境向暮前年而老妻亡去年而長子死焉而穗又病且殆當是時予之心何如也而盛子起之予之所以德盛子者豈甚微哉乃不惟不厚責報也而且麾焉然則盛子之賢奚但異于今之醫也而顧以文責予予不文不足以繼太史公柳子之筆以永盛子之傳然而盛子之所以兼乎二家者則固不泯泯矣盛子名燁姑蘇人其先世嘗有為御醫者受知宣廟君子以為能世其業云

壽朱母六十序

三年春二月癸亥為別山朱子之母之壽之辰君子稱焉
何稱乎朱母從子也何壽之喜若曰非是母不生是子也
故喜之爾其喜之柰何曰朱子御史也官于

朝將乞養為母也聞之告諸朱子之父碧梧曰公不恒云乎
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
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衣欲養盍止之
碧梧止朱子朱子 况然歎焉弗果乞出稽淮南北之戎
不踰年害寢而制興時歲侵人相食矣朱子請于

朝力數若申包胥之告急於秦庭然者

天王憫焉發倉廩以賑淮南北之民飲食必祝曰天苟有意于
此土也必使我御史久厥時必使我御史之親康以壽罔
攸懷故君子以朱子不隳其職為孝以母夫人不泥其愛
為賢無異稱焉已而

天王召御史曰良矣御史衣予嘉爾績矣予袞有關曷歸乎補
之哉御史歸道出滁陽太僕止邊子貢謂其僚汪子錫牛
子鳳吳子挺劉子樽曰樂哉美乎其朱之母子耶夫御史
者即官也進而上之曰大夫焉卿焉曰公孤焉有餘地矣

六十者下壽也。進而上之曰耄。為曰耄。為曰期。願為有餘日矣。母之年有餘日則可矣。永厥享子之位有餘地則可以大厥庸。奚一名一壽而但已也。可無頌乎。于是汪子賦岷江牛子賦。漢江吳子賦。大別劉子賦。南極邊子賦。山之陽之篇。命工者歌以餞焉。觴於瑯琊之麓。朱子賦北山之章。再拜而謝曰。衣也歸。可以壽吾母于堂下矣。

送彭子奉母還蜀序

鶴泉彭子舉進士之明年。拜吏科給事中。來南都。居無何。陳以昌言激

上怒。褫祿者數矣。海內之士相識也。與弗識也。罔不稱之曰。彰直諫云。當是時也。彭子之先君奉議公沒若干年矣。會大禮事。進階奉政大夫。而其母陳夫人者。就養於官。有宜人

之封焉。乃宜人思其鄉。欲亟歸。彭子請曰。以身侍臣之願也。上允之。一命下之日。曰北川黃子。小涇顧子者。彭子之同官也。

偕野史氏往賀焉。彭子盥沐。立春几於庭。向

關拜曰。大哉。恩乎。是吾

君之賜也。起而登堂。拜宜人曰。榮哉。遇乎。是吾母之賜也。降趨

而出進二子而拜曰樂哉歸乎是吾友之賜也野史氏疑
焉問彭子曰子拜賜于庭何也曰某也慙夫也干天之威
震殛是虞乃優焉舍焉與之假往焉天虛位也而待之還
焉非

天王之仁聖有是乎哉故曰是吾

君之賜也大哉息矣又問之曰子拜賜于堂何也彭子曰子不
觀于今之典乎具慶者與焉偏侍者與焉永感者戚戚矣
非夫人之遐福也而先君有是哉故曰是吾母之賜也榮
哉遇矣野史氏曰子之拜二子者則謂之何對曰同寅協

恭聖謨存焉古人身雖外心罔不在王室也吾三子實相
勉焉二子者在吾何憂乎哉故曰是吾友之賜也樂哉歸
矣野史氏揖彭子而拜之曰子言三也而三善備焉敢不
敬乎由前之言是曰知報由中之言是曰隆愛由後之言
是曰推賢推賢者公隆愛者孝知報者忠夫忠也孝也公
也天下之大善也而
君也母也友也天下之大倫也子三言而三善備焉敢不敬拜

寄慶屋舟翁序

儒者之臨事也有經有權焉以權者通其變以經者守其

常而已矣是故常可變為難非變之難通之難也變而
不失其常斯善矣惟醫亦然南人之言孔子善焉非常乎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非變乎知斯二者能守也又能通
也天下或寡矣若京口屋舟翁斯其人哉屋舟翁者姓錢
氏名玉字宗玉別號屋舟今少傅邃菴楊公戚也弘治庚
申間公居北都官奉常予從遊焉知翁名踰二紀矣乃嘉
靖甲申夏予來南都即病腫肢攣痛更數醫弗已也尋復
作書以告公公感然閔語翁曰門士也盍往眎乎翁至眎
焉即啟囊出藥脉數甚否且變矣不可以守經也為之吐

六十七
為下焉已又汗焉不越旬而予起然則翁也非所謂善通
其變者乎乙酉翁壽七十春二月壽期屆矣當是時也西
北邊有大警持久靡平詔起少傅楊公總制兵事刻期以
徃徃之日壽之旦也少傅公以慶焉公世家之詳醫學之
知與壽考之道固有遺矣其鄉之學士大夫尹德亨輩要
予以言予漫何言哉獨竊有深感焉夫不為良相必為良
醫翁固弗斯忝也而世有用兵如用藥者非少傅公孰其
當之公文武並兼經權相濟儒者之能事畢矣有醫若翁

御醫游諸人而傳焉則惠之所臨豈不廣也乃秘焉韜焉蔭麻
一鄉無其知之者寡乎哉無其忌之者多乎哉予竊有深
感焉傳語翁曰醫國者上醫事亟治裝行且有舉之者矣
大倉公長桑君幸勿多讓是月二十八日某人書

賀御史譚君三載考績序

未菴譚君興國州人也為武陟令者三年徵拜南京貴州
道監察御史為御史者三年考其績於御史大夫與天官
卿御史大夫天官卿合辭書上考將獻於

天子其同官者澶西王君時齋孟君輩徵予文以賀焉予往在

正德丁丑間視學中州有來自武陟者述譚牧民之狀予
曰是循良之政也必有去思又述譚君馭吏之狀予曰是
剛大之才也他日必為御史今

上改元壬午之夏予承乏奉常則君已御中矣矣蓋相聞也相
知也凡五六年而始見焉既相見則君乃磊珂慷慨人也
有大志才調逸教事到即了然判去不足以盡巡西城又
巡上江豪姦屏迹論者謂其夙裁威望一時鮮論蓋雖小
試不足以盡其才譬之昆吾湛盧剗以一堅鎔亦立見不
必虎豹犀象而後然也則夫天官卿與御史大夫之上考

也其孰曰非宜哉夫天下之事言之者弗得行諫官事也
行之弗得言宰相是也御史兼之予於君有賀矣是故百
僚之咸否得言焉四方之利病得言焉庶政之得失得言
焉不徒言而激之揚之興之革之次第畢舉所謂才之不
足以盡焉者將于是乎盡也顯丕績垂休聲寧止防一江
視一城之可以稱述也哉予昔料君之牧民曰必有去思
今武陟四鄉塑像而享祀之者八祠而又聞君之過其地
也老幼男女爭以趨泣以拜如赤子得慈母于久失之餘
斯豈殷音笑貌之能為也不亦中耶又嘗料君之馭吏矣

曰必為御史而今果然不竒中耶乃心獨喜自負以為知
人且自信其料於後者必如前之料于今者之能中也雖
然且有告焉古之君子之受知於人也必求以副之而圖
厥終夷考其知人又必德望隆厚斯足以重所知之人薄
如予也庠如予也而求副于君不已望焉願君之所以自
立者有不假人以見而予也因得以冒知人之知耳君其
往哉予同官曰何栢齋者太史公也嘗紀君武陟之政播
諸中州予不佞尚願為君請傳以紀攬轡之後不知可不
可也君其往哉

贈王君惠序

君惠名天祿安東衛萬戶侯某之子也甫弱冠來遊京師如湛盧出匣霜刃差々如火齊在盤光焰霍々京師之人逆者目旋聽者耳屬皆以此奇之然亦以此疑之也一日以鄉土之故來見予於奉常邸舍與之坐而語焉有不終食知其為國士矣又一日容裝戎服遇諸都亭予驚問其以君惠曰天祿繼先蔭將歸安東蓋自是別矣遂與下馬坐亭上命執篋者解佩刀質斗酒來為君惠酌酒且酣視君惠之容亮然而其口隱然也予愕焉以問不對再酌再

問君惠曰天祿兒時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史家書見賈誼求試屬國請擊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使越欲得長纓羈其王而制之闕下常竊慕之乃今蕭關以西雲中以北士未解甲餉不稅驂思欲當一校之隊突刃觸鋒乘危躡險一效須臾之捷以快其平生願而未之得也金紫照庭牙纛就列暮酣絲竹曉獵川原荷上位忝重祿榮其軀以豐其體視天祿之心何如哉予以謂取善于人以泚其身君惠之志大矣然世有吳廷尉而誼之名始得聞于朝為之君者無武帝之墮恐終軍亦不得以成其美也以

予君惠萬里之行基於此矣君惠歸而益深其所養以待
之雖自貴且重不以效君之求通然他日
天子有問予固君惠之廷尉也君惠喜而起揖且謝曰行矣行
矣時惠季弟之婦翁鄭聘君和者追送至亭間予二人言
謂不可無紀也遂書以為贈

送允升序

髡者寢不脫冠剛者行不跣足內之不足故也內不足故
外物能動之否則千金之寶視如泥沙車馬文繡克楹照
庭而目無留盼矣爵祿名第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可以

有欣戚于其間而自榮辱其身可也傳稱孔子其厄于陳
蔡也有吾道非乎之嘆攝魯相而喜吾以為此好事者之
談非君子事也觀其言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夫道在我命在天行廢在命何以欣戚為哉此
戰國好名嗜利者之為非毋固必之意也吾固知非君子
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孔子吾師也至考其行則合
于孔子者幾希矣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而不
行者衆也始予幼時見允升于鄉序間樂群敬業貧無困
色目識而心竒之後予試吏水部使江南過家而再見焉

雖戰藝屢北之餘挺拔偉烈不少挫折如鄉序之見之也
未幾予官奉常允升六領薦卒業于成均習政于內監升
名于天官而將仕焉居三載如過家之見之也今之人有
得杯羹以自慶失一錢而面赤不食者非不欲強飭其情
內之不足雖欲偽為而不能也家食之于賓興賓興之于
入官亦已殊矣然抑之而不悲庸之而不喜允為君子之
士也吾固知足于內者也合于孔子之道知而信之而能
行之者也

壽文廷壘序

昔齊桓公伐孤竹還而迷用管仲計簡老馬脫其羈而隨
之遂得道夫以蹠騰蹴踏一日千里成功行陣之間老馬
不能也至于達險夷辨歧路則馬之壯有力者弗與焉無
他諳故也惟將不然塞旗斬虜恒出乎少勇之人而審勢
識机乃在于老成之士秦穆公之嚴鄭也不聽百里奚之
諫取敗于殺始皇伐荆之役輕任李信倒戈于城父方二
君之始意未嘗不以奚為淺知而笑翦之老怯也然茅津
之誓頻陽之謝則固以顏汗肉慙無以自見而心服其神
矣易曰師貞丈人吉詎不信哉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文

公廷璽自百戶起家出入計於五原積功於大將
三朝以至今日折禦衝侮勞動茂著年八十健武如少壯人
內典禁兵外督營務親甲冑冒風雨不以一日少休蓋
庶幾所謂丈人者而報上之心未已也太史公與公同事
既嘉其久且諳又喜其壽率所親繪圖賦詩以慶謂貢儒
生也宜序而祝之夫以公門第之顯

息渥之隆賓之從華子孫之衆福祉之光詩圖備矣敢喻以馬而
進之奚剪之事若未有以為公祝者是乃所以大祝之也
公其無曰儒生之言瀆以迂哉

顧晦林子詩集序

客有問於林子者曰孰使子身之晦也非行之獨乎曰然
又問之曰孰使之名之顯也非詩之工乎林子謝不敢當
已而曰固所好也客又問曰晦子之名顯子之身奚若林
子不應則又問曰名且顯而身曰晦已柰何林子笑曰終
且晦何病焉有傳斯語於野史氏者且曰是菴之高士也
野史氏以問石峰陳子陳子曰然誠有之其人也中退如
也外儼如也其守確如其少也業舉子文蔚如矣一再試
不偶輒棄去徜徉歌吟于山水之間其詩也鏗乎其聲而

澹乎其味也。有襄陽之風，為幽情遐致，閒遠蕭散。有魏仲
先之風，為行且來矣。今年秋，林子果携其少子者遊金陵，
委禽陳子之門，明日偕訪於野史氏，出其稿示為野史氏
讀之，曰：信哉！其間且遠也。蕭且散也，其致遐，其情幽，其味
沃然澹，而其聲鏗然和也。考其人，蓋有陳子言所味之盡
者。野史氏心醉焉，謂林子曰：儼人者必以其倫，尚友者必
同其志。陳子儼子於浩然，仲先倫乎吾耶？之二子者，兩逸
人耳。同在宋者有欽若氏，同在唐者有林甫氏，為皆赫
赫高位者也。子擇所安易地而友於此乎？於彼乎？林子拂
袖而起，行且歌曰：腐鼠飢為彼，勢若權我章。我篇廣樂鈞
天寧玉而毀不瓦，而全明日。林子復訪于野史，止而飲之
酒，且謂之曰：嗟哉！林子之工亦至矣。雖然，子之晦亦久矣。
抑右有言詩能窮人子，不求晦之脫而顧安之養之子之
晦何時已耶？然則晦子之身者，即顯子之名者也。奚止一
獨行哉？子曷安焉？林子名嘉績，汝儀其字，願晦其跡。見素
公之猶子也。君子以為恬雅夷曠，不愧其世業。云刻其詩
者，嘉興守蕭君若愚石峰子門人也。

贈福建右方伯鄒公序

正德癸酉春正月甲申山東左叅政鄒公時鳴以吏部薦為福建右布政使

命下而遂行行之日曰錫山秦公者公之同年也又同官於濟於是合藩臬諸公詩以送之而以序委予予昔在戊辰己巳間為太常丞而公為戶科都給事中都給事中之與太常丞者班序相連也數望見顏色為以晚進不敢親獨時時與周給事子庚者私暱公曰淵哉若人其抱弘以深其質凝以遠也是公輔之器也未幾公為保定知府予往見焉退而又謂周子庚曰淵哉若人測之而益深也窮之而益遠也是其為郡也必有聞也居無何予亦出守不見公者踰年獨聞之道路之人言曰保定守賢甚他郡無能及之也其至郡也民安之其在郡也民歌之其去郡也民留之而其既去也民思之不忘保定守賢甚他郡何能及之也再踰年予以家難歸則公已叅政久矣予再見焉退而思曰給事之官上與天子可否事而下與宰執相賓主他人處之易於且溢而郡守者有書簿之勞有趨拜之辱部寺之吏或恥居焉而況予以都給事而行也然進之而叅政則辭勞而逸辭辱而榮

可喜矣而公且休、馬于、馬一視之無所與焉其賢於
人何如也繼而有令
命夫誰曰不宜哉且恭政佐臧也視令
命為不專郡守專矣或齟齬于上吏不得盡給事得言之而
不得行之、權視令
命何如也公往矣譬之岷山之江道瀘踰巴越涪萬歷灑瀕
委、盤、東注於夔峽又東出于夷陵其涵涌澹漫澎湃
之勢恒抑遏不得肆又東至江陵又東至于漢陽而後抑
者舒過者平沛然而東之于海矣古語曰不止不溥不蓄

不流非公之謂與公荆人也予又為荆守皆知江者故請
以江喻書以贈公又將別書以遺子庚庶他日公政之成
位之崇幸再見焉又以予言為有徵也

贈章與克省元歸嘉州序

居者之安也出百里以為遠也自河北盜興則東西村之
相望而弗敢過也乃章子與克者自嘉州以其大人公訥
菴封君之命道夔峽越荆峴浮襄歷鄧涉宋衛曹薛之郊
以達于濟南冒風露之苦犯白刃之險以省其伯氏者我
郡侯先生也先生自戊午卒業京師壬戌舉進士官留都

來守濟南蓋不見其親者餘十五年乃下車恒圍馬若
有求然而弗之獲也若有望然而弗之及也乃與亮一旦
至則相與飲馬連榻共被几封君動若息與其母劉宜人
之所以偕壽而竝娛者靡弗言也則安而圍者為怡
也為愉也而郡侯之隱憂一旦去矣居三月與亮歸我
濟南學士大夫相與餞于城西之圃則謂之曰賢哉章子
其來也以伯氏而其亟歸也以封君也伯氏慰矣封君其
有問焉曰伯氏之吏也則謂之何於是章子者憮然莫之
對也華泉子曰芑民曰德厲民曰賊士鞅不云乎武子之

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伯氏之謂矣比出野聞百姓
歌曰賊來勿走我有章守雖有蝗虫猶有稻春夫道亮者
我郡侯之字也章子歸而歌以侑封君之觴有弗忻然者
吾弗信也諸學士大夫聞之咸曰是可以慰封君也已矣
于是書之以贈章子焉

其贈商氏二子序

商氏二子者同生子也傳稱同生子為孿子曰孿子之相
似惟其母知之乃商氏二子者之相似也雖其母亦勿能
知也是其所以為同者乃甚異也人見其同者之甚異也

則相與期之曰二子者將靡適弗有同也乃既長而其業
異焉其伯氏則治掾也而治刑書也其仲氏則治尚書而
為官學弟子也正德壬申學官弟子試上列有饒廩之入
其掾也則亦登仕籍有冠服之加焉人見其冠服之加也
饒廩之入也則皆曰是升名之漸也而又同焉則是二子
者終其身將靡適弗有同也則相與喜焉又相與賀焉而
告子曰二子者其生同也其貌同也其升名之漸又同也
而業異焉他日者之就也其亦將有同乎否也予曰固也
其終同也夫曰掾曰弟子云者其名爾也而所謂刑書與
尚書者固相通也尚書以其治天下之道刑書以其治天
下之法一與道無二焉其理同也

國朝用人無方祖宗以來由掾而致八座固有之矣而股
肱之任台輔之地則學官弟子者涵是也吾見二子之
終同也即不同名而與爵者有崇卑焉然而道足以為化
也法足以為政也則亦不害其為同也吾見二子之終同
也語載八士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錫
夫八士者之傳也以其賢以其同生不以其名與爵之同
也二子勉之其亦無負于同生者而後可也二子者伯曰

仲經曰書經曰子正書曰子中子中者予友也予喜其升
名之漸將有以贈之乃其同舍生李君輩則相與徵文馬
予固不能他有所告于二子也二子勉之始良李國李融
慶壽詩序
慶壽詩者濟南諸士夫之所作也然則馬所作壽張母而
作也張母居青城其子為尹青城遠我濟南又出百里外
諸士夫不其子之識也馬壽其母耶曰是其邑之人賈子
者之為之也賈子居濟南交于士夫諸士夫無不善賈子
者賈子者之言曰我青城有賢尹能惠于民我民戴我張

侯綏馬若赤子之戀慈母也乃其母彭夫人既賢且康
又臨于九袞侯之心寔樂焉夫侯之樂我青城人之所同
我青城人之樂固恂之所同也敢再拜請以言壽於是諸
士夫之詩作焉君子是以知張尹之為尹也施政之樂也
得衆之深也賈子之仁也其懷惠也能勿私也諸士夫之
賢也其稱人也弗能諛也語曰樂多賢友賈子有馬樂道
人之善諸士夫有馬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張子有馬
夫如是亦足以傳也已矣於是作慶壽詩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友山劉公致其仕之五年壽登七十
七月二十一日其誕辰也前四日

欽差鎮守山東總兵官劉公來謂貢曰予之在部伍也寔無所
能焉而公獎進之以示予衆曰是

國之于城也今日予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可乎

貢對曰唯

欽差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公來謂貢曰予之在弟子員也寔

無所能焉而公獎進之以示衆曰是

國之梁棟也今日予有是是則公之賜也子為我壽之可乎

貢對曰唯唯又明日

欽差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公來謂貢曰劉公之于子

也則鄉人焉雖然亦予之鄉人也今茲之壽不可以無賀

也予願子之文以壽之若何于是貢作而言曰公之在遼

陽之與雲中也霜露之所蒙焉風霾之所侵焉勞心殫慮

髮且就種矣今之居於家也得無樂乎昔者邊儲匱竭

虜乘而侮之狼烟突如羽檄交橫當是時

九重東北顧之憂何如也而公以一身任焉其經畫幹轉之機

殷富安攘之功公固已收之矣雖進之而為列卿也何愧

馬然且聞之古之大臣以知人為貴公授劉于部位識李
於弟子員中雖進之而為兵部可也又進之而吏部亦可
也乃不惟不可又沒而聽其歸馬是果何為者耶方公之
歸也浩然如釋重負一身之外澹然無所為謂之曰不樂
馬不可也然又聞之功高而不償未滿而先退與德盛而
不報之三者有一焉皆壽之道也况兼而有之耶公之歸
也結廬明湖之濱據山東之勝日以觀夫天地陰陽之運
煙雲草木之變消息盈虛之數而思昔之在遼陽之與雲
中也如走太行如涉巫峽險阻備歷而一旦歸馬與家人

間里歡笑以遊是馬可無樂耶夫樂斯安也斯壽矣然則
公之所饗如明湖東山可也貢不敏獲沒大夫之後而適
歸于鄉幸公之登斯壽且有斯樂也敢因三公者之命而
書之以畢私願且以為公慶焉若乃公履歷之詳勛業之
盛所以重中國而風四夷者固人人知之矣

贈山西左方伯胡公序

襄陽胡子仕梁為右轄者一年晉山西左於是梁左轄南
捷童子臺察豫章陳子率藩集寮友賀焉當是時石峰陳
子麻城汪子平谷王子華邊泉子渠陽蔡子皆及席之客

也觴行華泉子問焉曰藩臬者之缺也天官卿薦之奚必
具二人名客有對者曰弗專我久選重也華泉子曰藩臬
者之選也孰有重于左轄者乎天官卿薦之奚乃一人爾
也是奚謂弗專也客曰職均爾也華泉子曰夫左轄者豈
右者倫哉竊聞之志者立政者也權者行志者也時者達
權者也左轄備馬矣謂均客曰胡子嘗為邑宰矣深人懷
之何弗政也嘗為給舍矣天下之弊靡弗言也何弗權也
嘗為藩佐矣威行而惠流宛業和焉何弗時也三者備矣
華泉子曰夫宰有司府馬厥志靡伸政弗立矣佐有長吏
馬厥權靡綜志弗行也給事言馬行之者存乎人也厥時
靡乘權弗達矣而左轄也者時我乘也權我綜也志我伸
也三者備焉彼右轄者則猶藩佐云耳故曰左轄者非右
者倫也童子陳子越座聞之謂華泉子曰斯不可以贈胡
子已乎華泉子曰未也夫時者難值而易變也權者難恃
而易移也政者難成而易隳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斯近
之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此往矣是恒志之道也
於是胡子喜而起浮白以酌華泉子曰敬聞教敬聞教請
如故事命學官弟子書之以左右焉庶人知斯席也者不

徒言笑宴好已也

涉封君輓詩序

序曰輓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咸祖焉其愛也如
誄又如懷古之詩其甚也如詠物之詩斯極矣今之輓詩
是詠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
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
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于其里而吊
諸其墓而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
之詩焉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吊其

墓也美惡朦焉徒據其需之者之文而賦之其言弗情也
其音弗哀也其讀之者弗可觀也其聞之者弗可興嗟乎
是詠物而已矣今之為輓詩類焉故曰是詠物之詩之流
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愛也亦極矣不得已
而思其次焉誄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可也廣陵涉仲
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以其子為按察副使
也嘗就養遊于梁之為宣政為提刑為軍師為學士大
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
乃歸、一年而卒凡梁之見翁者咸賦焉畀其子歌以殯

翁其言情其音哀也君子曰為此詩者其幾于古乎夫見其生也則不必見其死交于子也則不交于父且其事母之孝事兄之弟教子之誼居鄉之人見於
命辭者四美昭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興乎固逾于過其里而弔諸其墓者矣

序輓送王猷可西歸

秦王子仕于梁有母之喪既歛梁諸大夫弔馬王子披髮徒跣拜稽顙而哭曰天乎罪在不肖乃弗之極以禍于母安人母安人奚罪也夫諸君子乃胡肖不肖也而臨誨也

敢不拜辱殿明諸大夫贈玄三纁二王子斬然哀馬降而受委于殯東拜哭稽顙曰哀哉敢重辱諸君子臨然有祿焉是愛其親以及人之親者歟雖然哀弔備矣是知生之義也敢不拜德返之日布輶輪車素錦以為幄而行諸大夫咸引馬聚而曰孝哉王子可謂之知禮也夫虞殯有歌焉古之道也魯臧子不賦愍憂乎越陳子不賦風木乎晉文子不賦南山有莪乎於乎斯古之道也諸大夫繼馬紼者歌焉出諸鄭門之野颯々乎若有望而弗之見謬焉若求而罔得焉王子倚杖而泣稽顙而辭曰仁哉夫子於母

安人者至矣詩云九民有喪匍匐救之其諸君之謂乎誨也敢不重拜

邊華泉集稿卷之三

書

後少司空趙廷實治河書

使者至辱書帕之臨寵異多矣又辱詢及河湟事意勤也語間也嗟乎以下大夫不可得之顏色而假之於晚進之腐夫是明公屈已下賢之鴻美矣而貢也何人也敢當此哉雖然業承問不敢不以對也夫河自周定王時南徙以來水失故道堯豫諸國瀕沮如之苦亦已久矣今欲不與之爭利而順其性如古聖人之為詞未殫而人將齟

然以笑其迂也而增悍益庶繕完故堤又耻其勞費無已而數有害焉此漢人之中策不浚已而不可不講者也明公曰朱仙鎮草廟店之二渠者欲疏導以殺之此豈非漢人之中策歟史載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豈非朱仙鎮草廟店之二渠歟嗟乎此戰國前故道也而明公亟詢焉此其見故不遠哉夫欲治河而不浚其委不殺其衝求水之無怒不可浚也欲濬其委欲殺其衝而不于上流治之求水之怒分焉亦不可浚也而今之上流者將止于前所謂二渠者歟抑不止

也夫不止于是猶有可言如止於二渠則鑿其淺疏其壅而已矣平治時堤歲且萬計以增悍益庶之用為鑿淺疏壅之圖其勞與費固亦不相懸也而奚悍此哉明公又曰山東羅河患歷七八歲閼三四人莫之治也仁覆之患如春焉夫豫之地猶魯之地也而魯之民猶豫之民也彼堂室井灶竈方魚鱉之與居而此以胼胝為憇愚者知其又不然矣惟明公裁之渡河而周覽焉而我中丞蕭老先生秉許兩大巡以及臧孫陳三宣政如明公所示以為故舊云者矣達開濟皆臺省之選也咨度之下豈無所以副獨

智之慮成高世之功者哉而貢也腐夫也又晚進何足以
語此敬因使者之反命也敢謬對焉惟明公裁之幸甚

漢張孝伯憲副書

貢踈鈍無似叨祿名邦侈然于學士大夫之上者豈非明
公之賜之也耶貢之投荆也以久居閒曹不識吏事荷明
公優容之教育之汲引之憚劇劇即父師之於子弟不
啻過矣矣息此德何如其圖報之而令器三公子俯就例
貢乃甚不難為之事也而又重之明公之命耶貢之播告
於諸有司學官也其一曰童子入學不得越境告擾遠者

有責蓋以為退之多不若進之少耳其二曰凡學缺廩膳

二增廣三申請定奪蓋地近則調取考定地遠則懸缺以

俟為諸士進修之罔耳其三曰凡本道所批詞狀戾於教

條乖于事體者即係詐偽必須中呈待報方許施行蓋欲

一諸有司學官之心且以堅貢之志耳今不能守無乃與

前約背乎夫背前約而許其越境以告且收附焉業已有

愧于諸有司學官已矣乃又不試于公不校于眾而遂于

贈與廩者加之此將何顏以臨于諸生之上也矧中州達

官顯人不為不眾一開此途則附者將執以求增而增者

將求^執以廩一有不遂又將指名而告於人曰吾無吏部翰林以為之元無憲使以為之父也吾安敢望彼執夫貢病夫耳即使其議焉怒焉劾而逐焉是分也而吏部翰林兩執事者道德勲業炎然如日之升焉乃以幼弟之故為人雌黃豈利于百金之費執竊恐明公愛少子而蔽于此也籌畫展轉凡三日焉與之以附學而聽其援例雖等級所拘似若不能為明公財物之省焉者然息爭端而免浮論恐所得者或在此而不在彼也惟明公察焉幸甚

漢同年魏中丞書

承遣使者來示音教憂及西事是子年之心矣抑吾元有祖之風焉敢不敬乎西事議河南京班軍五千名於洛中駐劄侯調乃發未知畢竟如何大抵關內之請夏曹之議皆以歸虜口傳將有大舉故為之先計耳又承示及張氏二生入學一事昨孝伯先生以其季子來試其文可賞也即不得援例亦作養可成者第欲進增廩之階以冀省嘗以啓對不敢奉聽焉今茲二生固猶孩提耳破與對咸未之知比之其季子何如也鄰之赤子與元之子之不同此豈待知者而後知耶前時辱華翰論及諸親友童子特愛

僕方尊命今收二生奚獨靳子鄢陵者耶若論其極即吾
元之子亦須以文試之蓋恐負議于衆人為同年之累耳
然弟之意謂養士之道孰可疏焉亦孰可親焉視其文而
已矣苟文焉疏亦親矣其不文焉親亦疏矣唯里塾及群
試而仕踞或散收斯二者之分也然散收者非必親蓋以
其期會之難逢群試者非必疏蓋以其鄉土之恒在初曷
嘗容心也耶弟不佞承乏貴土學既不足以率多士然與
之約而又不能守焉雖元之謬愛過與其亦將以曲赦之
乎否也使者旋敬此反白想一覽之餘大笑而擲之矣已不盡

答黃文選書

辱示書以古之人交友之道相責勤、懶、反復不置拜
讀豈勝慚踈孤不肖孟浪人也不識事又在幽憂之中居
荒僻之野伍水石友鹿豕豈惟無所見聞即有之亦復何
能有裨於執事也執事盛德高致虛已納善凡今嚮道之
士孰不願言于左右者顧復遠求規益于千里之外耶矧
孟浪如不肖孤不識事如不肖孤無所聞見如不肖孤且
不棄焉非盛德高致虛已納善何能若是也人皆有言曰
選部者人才之司命夫所謂司命者豈非以其能進之能

退之也耶進退之目有四曰拔廉去貪獎恬退抑奔競而已矣夫廉者多不理于口而恬退者多不見之知於人奔競者多浮譽而貪者時賂權貴以求免此舉世知之舉世言之者也知之矣皆諉之曰是選部事也是其司人才之進退者也而弗行焉是選部者之責也執事所居之位每患不得其人得其人矣或者太宰弗相知之知之弗相同也猶可諉也以今遠翁為之太宰執事為之選部是千載一時矣審之真行之決固野人之所翹首焉者也幽憂之中承敢是嘿惟焯察之不宣

上王虎谷書

辱憲車下臨鄙鄉鄙鄉幸甚而某也竊聞之下隱之通戶禁之弛也解道之塞私門之枉也蓋吏畏而民便之矣鄙人寔有私忤然三月不敢奉書稱賀者避新令也顧有情事不敢不白於左右惟執事鑒察焉先冢宰恭簡尹公之父為泉州君泉州君生三子長曰昂次為恭簡又次曰昌昌者且卒無子恭簡生侍講侍讀生中書君昂、生鸞、生潭、娶鄙人之姑生三子曰光大光表光明是光表視中書君為從叔視鄙人為外內兄弟也三子少孤不閑于

教光表嘗在學充弟子員以目病在告不意其又不立而致陷于刑辟也蓋中書君仕于京其佃僕有私陰者是子往欲發之僕甚銜而莫之與抗其鄰之子諸遊食者謂之曰僕且愚矣乃相率而從其所欲為僕將反其前日之銜也執而訟于公下之主衛僕又假中書君庶母陸之命屬主衛主衛者甚苦之將以盜論其母莫與解也走京師見中書君母子哭甚哀中君書母子亦哀之故以書白執事夫以光表之不立鄙人寔憾之雖隕沒無恤也顧在中書君視之廼同居卑幼是欲也寔比之匪人亦正其擅財

之罪而已矣以爲盜首不亦重乎則不惟爲寒門辱雖中書母子亦不忍也雖恭簡公父子之在九泉亦不欲其子孫有是名也伏惟執事鑒察焉七祖治中嘗受愛于尊甫相公而鄙人得侍教者十年于茲雖不及教奉執事之周旋然執事之所以謬愛鄙人蓋嘗屢聞于白岩之已矣率爾敢布腹心亦惟是之故不宣

答同年羅侍御書

評來承示誨劄感佩比其歸欲附報書以不知館所而彼又不再至遂不得附報書彼反命必將曰往而莫之值也

索而莫之應也是二者有一馬求執事無怒不可得也書
所諭嘗詢之通者頃德守致去宰求以代之所司有語
及執事者而宰有難色則不惟見之色也而且有言焉夫
以執事之才且賢朝之人莫不知也何獨至于宰而疑之
是又有故矣且宰于執事則父之執事也執事之于宰則
是其子之同年而同年之子也是三者皆世講之好也宜
其先衆人而知執事之才且賢也今乃不然予故曰是必
有故也夫所謂故者我知之矣凡人不可見取于上者有
三曰有譖而棄之者忌而抑之有銜而惡之執事與宰有

前好又不銜宰君子也又不忌無乃譖之者衆耶其譖之
者有二曰非銜又忌也忌之譖焉其辭巧以誣銜之譖者
其辭深以隱貢聞執事之清戒也法嚴而明人無遁情則
下吏之銜而不免也又聞執事甚重于公寔公實之來於
北數以執事之才且賢言于朝則同官之忌所不免也嗚
呼市席成于三人曾參之母亦且投杼焉况執事於宰別
已十年而又居數千里之外耶然則無恠乎其有疑也古
之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執事固無俟
乎自修者然亦曰毋深辯而已矣辟之群犬爭吠于途愈

繫則愈吠投杖而去之頃且息矣入春病冗交遊處寡問訊附便草草不盡所懷希鑒亮

答周北渚書

昔人有寢者覺而聞壁間有聲聽之纔然旋也叱之則對曰我者乃符也問之曰胡不于戶外曰外有鬼又有人暮行失道過叢祠天雨且黑狐長鳴不休野燐熒熒散亂左右因大恐疾趨後有追之者曰幸我待幸我待抵郭中當以符報若其人以其為鬼且厲已也恐其近愈益疾趨追者益近回眦之頗然羽人也問之曰予天師耳是二事

者甚相類聞之者莫不笑之也其笑之者蓋曰所貴于符者以其能以辟鬼也而天師者又符之所自出者也今不惟不能辟鬼反而辟于鬼是烏用符與天師者為哉鄙人沒大夫後十有餘年有父不能以養而使糊其口于鴈門三年矣雖斂不及于古人之然未敢以病民而外不免于監司之辱內不免五百之罰鄙人之力蓋可知矣京師之士人有以醫名者其門如市也予往叩馬出見之僅能步疋然羸也予甚笑之蓋未有已不治而能治人者也大兒至予適病瘍在告朝籍之不通者一月矣不敢以出即出

亦羸醫耳天師耳辟于鬼之符耳于執事、何能為故大
兕之歸也草、布意若執事之詳悉願末彼自能道之矣
不宣
與臧中丞瑞周書

昔者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終始數百言大要不過曰旌
別淑慝而已繼之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蔡沈釋之謂如
沒世旌表門閭之類然則之坊牌也者豈非表厥宅里者
哉夫周書所旌特泚者云耳今之曰貢士曰進士曰藩臬
官又泚之淑者也故為牌坊焉表而彰之俾慝者觀焉古
之道也仰之董子家玉田故有牌坊今地且敝有年矣夫

其地且敝既已有年豈非保釐者之責哉董子于明公鄉
人也僚友也由貢而進由進而藩臬是淑之泚者也玉田
在畿甸焉東郊適明公有保釐之責而又有畢公之賢吾
知玉田之人有所觀矣敢以為賀不宣
復劉五清太史書

荆南之別屈指數年于茲豈惟執事拳、下懷鄙人鄙人
之心亦未嘗一日不在執事側也使來于梧山老先生所
見之恭審文浚清佳甚慰及見疏草尺牘深切感嘆中間
致怨數端之說尤盡事情可謂言曲而中者矣今天下藩

臬宰相謂曰錢穀者人之^所趨刑獄者人所避學視之職清
高貴重莫與焉伍豈難處知有如是哉貢疎異人也數端
之患無不合者矧直道而處如執事耶信矣抑茲疏也進
不如止其說有三執事之履信之于人人非謗可損一也
越人觀之則有求者為我訐也無求者為我誣也必益怒
以譁二也假手者之權要不有言則已矣使有言也則茲
疏不足折何者數其事而未嘗指其人故也三也故曰進
不如止者此也會石峰同年輩計之所見不異故敢尼來
使俾反之浙中靜以俟焉假手者之權要苟有言吾明指
而徐折之未晚也語曰同病者憐同憂者歎鄙人不肖無
以望執事然幸同官且同志而又在同榜之末故不敢視
執事為越人焉惟亮之恕之幸甚

寄德軒先生書

昔者第五倫元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其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恒自語人以為私貢之私今適不幸而
有類于倫也惟先生察之先生自去春東歸及今且歲半
矣凡先生之起居動止未嘗不悉于耳也又未嘗不納喜
于心以自慰也而竟無盈尺之啓通于左右者無他愧之

也何以愧負于先生之門也始先生講道東樓之下誦孔子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蓋視予猶回也乃先生解組貢不能沒以歸而依斗祿以苟斯夕是果何為者哉貢故曰負愧于先生之門也皇甫規以不與黨人為耻上書自訟而貢也未能効之豈直回弗若耶徒以二親在代懇貽其憂強顏班行耳居恒鬱鬱如有所失言之可悲每鄉人還思一修問展紙輒復棄去知寒温之常談不足塵也貢之志比于第五倫蓋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者也惟先生察之

寄盛斯徵方伯書

魚丘驛驛丞陳瑠者石峰子同母弟也獲罪侍御王公臺下危厲莫解石峰子始憂之已聞執事在則又為之喜而且慰何則包荒之象公旦所取已甚之事尼父不為知執事又有以處之侍御又有以貸之也蓋侍御之子曰家士者去秋大比嘗見援于石峰此童公之所明言侍御之所明知者也即使其援也以其文然于家士不可不謂知己也矣夫士為知己者死雖古之言家士引之為謝啟焉彼福我子我福彼弟斯報施之道乎非也矧所獲之罪寔載

鬼之疑蓋始也由揭帖而研審之事以生終也由研審而
刁詐之風以起刁詐不遂訐告乃行嗚乎悲夫一夫之職
至於五百則鞭撻之苦需求之繁非一日矣昔奚忍而今
始發乎一夫如此衆夫可知彼魚者立既稱大驛則非一
夫矣奚衆忍而不忍乎非刁詐而何也且瑠在東省驛丞
中勤慎有聲事多倚辦有文之譽有叢奸之才衆口稱焉
使其賄致而勢要之則一公二公可也安能掩其群目三
月五月可也安能至于四年今誠受若罔墮若計據誣數
而死于取盈則彼有鬻子女貨器服以償之耳鬻貨之不

繼則又將分乃死之篋割乃死之俸未已也何者有手足
之愛則必同榮辱榮辱之情同則憂與患共之矣豈有繼
羅其死談笑而道之者耶今石峰子語人曰吾愧甚吾愧
甚吾不能養吾弟而使糊其口于卑官又不能蔭庇之覆
露之坐視其懇楛極陷窞而不能克極也吾何以爲死也
言已泣數行下嗚乎悲夫石峰子手足之愛不薄也執事
之于石峰友也異形而同心者也聞斯言也亦動色乎否
邪况石峰子者于侍御有僚采之誼于其子有師生之恩
使或聞之必不忍厄其弟于險難矣昔者魯婦垂泣于亡

簪楚君反轅于躋履前史替之夫簪履微物耳豈其人寔
且畜一至是哉蓋久處之故不忍相遺也執事幸哀憐之
見侍御或一言焉使其謝秩以去則是屋方燎而遇雨也
厥惠不淺矣若乃收覆水于峻原完毀壁于烈焰則是二
公者大造之仁也僕不敢請亦非石峰子之所敢望幸哀
憐之不宣

上臧中丞瑞周書

平谷之西郭民居輻如蓋邑之貨屨也而外無郭所造來
遠久矣寇至則驅羊馬載錢帛繫子女若曠墟然以去去

則又火其屋室與其器之不能携者罔所憚職弗險之設
也監司者議保障嘗檄千夫長皆居民郭焉而民弗率貧
者曰即寇至吾一身易匿耳替之者又弗力卒罔成功嗟
乎天王以肱股之地畀之監司固捍禦是寄也誠于此時
擇一良屬吏如大梁西郭狀替之郭奚不可者即不可則
于民舍之微崇其閑閤固其鍵鑰如河內之列邑亦庶幾
焉夫河內大梁寔公明子民之郡宣化之藩也豈忘之哉
彥聲王子家于此竊閤憂之願白之明公恐議者不察將
遂以為已也托之鄙人鄙人聞不通于大計然側嘗聞

之矣昔日靜郭君請城薛閔王之左右曰不可嬰之城薛也以為已也而非為齊也民弗率曷已乎靖郭君曰嘻甚矣左右之矇也夫齊之有薛猶室之有樊垣也而隣于楚一日楚兵至王無薛亦無齊矣閔王曰善卒下令許之城平谷者監司之齊西郭之鄒平谷之薛也而明公之明且斷顧豈下閔王哉願無疑焉則非獨彥聲之大幸也

謝野亭劉相公書

代作

某聞之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古人臣之道也而今進退惟憂者舍執事其誰哉執事之

去相位居山林者凡六七年于茲耳不聞天下之事口不道天下之政足不履禁違身不曳朝紳凡當世之可否不關於休戚焉也久矣迺者天不福庇中土旱魃為虐赤地千里民卒流亡

皇上簡命守臣伸濟民之義竊恠執事計口而田度身而蚕何有于自贍也乃慷慨出百金為民救焉於執事何與焉蓋執事之盛德盛心不能一日不憂在朝廷在憂天下于此有以覩見之矣况今日之舉義舉也宗卿元老之家固一方民庶之所取則彼懷藏而深匿者慕義而興聞風而起

寔自執事倡之豈以身之進退為念者哉某濫守一方不能宣暢德澤上回天心下撫庶姓仰執事憂時之心竊有慶焉敬托守道之官布腹心于左右以伸謝悃惟照察之不宜
啓羅整菴太宰書

通者白樓吳老先生簡在

帝心進二宗伯却檄遠至行李屈途伏以別必有錢、又有詩詩又有序禮也亦例也竊計相公之于白樓同年同官志孚道契而又居百司之長于其行也文以贈之又有不俟下官之啓請而後興思者也敢擬故事再拜以聞倘不靳

燕許之筆而軫念顏仲之情垂賜片言以冠于群公之首則豈惟下官輩之光感而已哉其白樓寔有榮焉謹具菲儀隨啓瀆進仰希麾鑒幸

上礪菴毛相公書

秋暑熾盛恭想天佑元老台候萬福在理有必然者不待詢之于道躅也沈醫還傳示書教一通拜讀恍然破甑散帚復增九鼎之重知明公之于下官所以嘘引而全成之者情至厚而惠至大也感頌德音何有窮已貢伏自念在汴四載坐身病母衰之故竊食曠職取譏清議為鄉里羞

荷明公周旋之曲獲之得避于幽黜之典為幸多矣敢不自量而沒有他望哉所以憂居之中三閱寒暑未敢數通名姓于台席之下者雖自揣之心亦自愧之甚也近者釋衰之餘忍慙強顏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謝罪于左右遽辱俯答恩禮有加豈非推念先君子地下之愛以及其子哉蓋不遺舊者君子之用心而不棄小才又宰執之恒度矣遠離道範數載于茲豈不欲侍春風之坐親霽月之光也哉顧貢之于家也有不可離之勢有不能離之情而又當不敢離之時是以遲徊瞻戀未之能決焉耳夫以父執而在相位斯千載一時矣有可乘之勢無難通之情今固如斯是病風喪心者之不為矣而貢也不喪心也不病風也况乎借祿餬口以官為家又中世士大夫之所不能免者敢欺人欺世而曰吾將希恬退之迹步高尚之武耶委曲之私不敢敬達敬托希引口一宣焉惟鈞聽之下少賜裁察則受愛多矣不宣

與王漢陂啓

不親道範者十有五年不奉教旨者亦十年于茲矣瞻仰馳泝之私惟此心自知之亦惟可自言之耳筆之簡牘不

幾于飾說乎雖然亮吾死之于鄙人固將有同焉者矣灤
江來首詢起居知納萬福又得奉讀新製一序二詩恍如
坐我春雨之亭而與對山笑歌晤語于草野林下也馳泝
柰何瞻仰柰何鄙人渡江以來水土罔習徂病連作匏繫
株守學退景增日引二雛嬉戲亭畔書蠹硯涸真成素人
殊無足為故舊報者可慙矣又可憫矣屈指舊好亡幾何
疆異域殊水隔山阻何時接膝宣此鬱懷臨紙惘然惟有
嗟嘆不盡

海濼庵楊相公書

光世詩文章草計十有二冊癸未夏藍君王父寔托鄙人以

修葺之一則坐其叢雜無序脈絡難尋二則坐貢冗懶多

病意緒荒落暇日披檢輒多中輟藏之中笥且兩年矣頃

遵嚴教極力整頓真若理亂絲之糾結也各依體制釐為

六卷名曰戶曹張伎陵集繕寫成帙附呈台矚其所謂叢

雜無序脈絡難尋之甚者則姑置之俟能者詳定焉非淺

薄之力之所能及也夫以學如光世才如光世不幸貧且

夭如光世死將三十年乃其遺文尚湮沒而未顯此非其友

之罪邪貢也于是蓋有不得而辭者矣外附上臥一軸卷

為中仕者奉和高韻之作而無陋荒劣如貢者六強附焉
寔不敢自外于門牆也來使陸行百不能致襪履一副奉
克登陟之用并附令器公子者知又時奉我公以周旋耳
已而問之南垣所上曰吾有履焉毅齋所上曰吾有履焉
乃知傳曰禮者履也此之謂也幸破台顏一笑

寄徐竹坡書

半生之仰一載之會愛我恩踰師弟子矣飲情懷德孤不
肖敢有忘哉廼執事之比也適與子文有五夕之談既過
于勞渡傷于酒平時疾眩之疾頓爾發作身壯熱如火蒸

兩目視處六光閃爍頭運心怔耳轟、聞旋磨聲矣終睡
去即如墮深窟中輒驚以醒、即汗濕衣被如是者凡五
夕焉是以不能拜于臺餞于郊以伸感謝所以報之者至
淺矣罪可言哉罪可言哉蓋不肖之于子文也少同師長
同年而又注來有文字之好一旦邂逅于久別之餘誠有
不能自己焉者雖子文亦自不覺其留連之久也此情雖
托谷生面達致恐言之不能悉耳執事其亦亮察之乎否
邪旬日以來尚在牀榻且值敵城時事涵、意緒繁亂如
浪萍風絮殊不能堪人便敢以腹心上布惟執事矜而恕

之萬幸萬感然得德州所惠手教則無任慰藉矣

與王白泉書

自吾子馬首既東之後居恒鬱鬱如失左右手也孤則以
為去新歲不遠見吾子亦不遠矣何也以臨別之約信如
四時云耳已而新歲至止子竟不至止其鬱鬱也如失左
右手也愈益甚于吾子之初別也柰何柰何東人至聞道
體康嘉旅懷泮渙深慰懸想又聞鏡臺之妮東林之眠雀
屏之好有昔人所不能兼者嘆羨無已嘆羨無已此中二
尊人萬福消息日得之于正夫之口佳兒豪遊之志既償

佳婦歸寧之願且遂右所謂雖有離憂其志樂者非吾子
之尊人也哉趨途之步倚門之思幸勿回恋恐拂天和也
入春省下初寒數日不解卧蓐滿途可憫可惻孤竊嘆曰
至和者陽春也至信者四時也四時且不信矣矧人乎哉

令弟傳玉語下取經書文字及會談錄諸書孤不信焉其
故有四不暇一也不待二也不及三也不曾四也肥醲飲
心珠翠炫目晝便登嘯之遊夕伴過澆之譙尚有餘功到
筆硯邪故曰不暇取也詞追雅頌義契孔顏出膏中之緒

餘泚館下之諸子是子之所優為者耳故曰不待取也縹
帙山堆牙籤鱗次考六經而罔缺稽列史而並存又武氏
之架物矣故曰不取也印雖匪德子寔謬收家信動千
萬言曹生獲二三策豈無數字以及我哉故曰不取也
不信之故有此四端是以入書室而遲徊對使者而猶豫
將檢爇而中止云耳惟摘錦一書吾子物也即子不索亦
當奉還蓋恐久假不歸且得罪于孟子已矣况吾子哉若
所取之命果出子口附便渡一言焉知門下問安之人無
虛日也不盡

一與元山席司馬書

貢久違道範深切瞻仰前冬祭戟甫臨舊都下官適有進
箋之役樞趨之願徒抱于中而旦夕之間即成阻越悵惋
深矣繼緣多病過里因循歸棹後期駸入歲晚兼城南來
誓將請益以畢始願不圖部牒適臨悽焉敗路遭廻索何
到官之後盜賊盈野流離載途溝壑之餓殍城市之丐夫
枕籍肩摩良可悲痛由耳聞者言之東南之災江北為甚
由目擊者言之江北之災滁州為甚醉翁之亭瑯琊之寺
相去咫尺入山兩泆旬尚未能一駐足也時與勢可知也

且公宇坐落城外無所於保骨徒火家之類晨朝衙坐回
風報巡尚為防守之人夕暮被執劫掠居民者即半在其
中矣豈不大可寒心也哉昔稱樂土今為畏鄉柰何索何
值茲窘迫方圖拉言寺吏西旋蒙擲教翰兼之文綺登拜
奉領慙感並興願此啓謝并具菲幣新書用展下忱伏乞
台照不賜麾斥萬荷荷

與劉南坦戲述

午睡初醒回想禁中觀雨之樂宛然在夢蓋三十三年來
一奇事也松臯老无出之太早頗成惋恨山陰返棹不獨

王子敲我兀坐東堂啜桂茶二盃餘困未解露頂坦腹仍
復高臥是時也遠潦近堦行雲落影紅葵碧草與踈簾相
映九衢塵土之中有此三品隱士尚敢謂淹滯邪方取五
柳先生傳朗誦細繹而吾家小工部者携木屑一筐新瓦
數片忽來蓋屋已而登床摩足挽鬚索桃索杏雖舐犢情
深嗔喝未恣然清興則太阻矣恐未可敵傾雨之樂也因
遣僕子致壽春之禮漫爾及此共發一笑幸有以復我焉

不盡

長溪陳仲虛啓

伏子者武人也讀文務不識句讀傳一幕以為美夫豈知

樵談之愛又豈知老泉子之愛耶使子應之則為暗授使
君應之則為掠美斯二者皆非矣故來教不敢造次奉馬
狄子者未嘗不予焉識也今不予取而假手于君亦大可
詫歎矣此予之于來教所以不敢造次奉馬者也幸為我
報狄子曰樵談之所貴者位其位也事其事也將不審勢
又不審敵斯蘇門之罪人矣又馬用二書者為哉若曰君
用之則敬當馳上矣
與俞大叅啟
日者視字赴司不意途中為周守要留沾醉而入且聞之

汶者言執事亦復治具鄙人竊恐不勝杯酌故踉蹌趨出
即歸眊然睡矣乃辱以所治之具寵頌惠賜既寤聞之不
覺失笑謂室人曰吾不醉歸若輩安得饜此酒肉雖然此
顯者之賜也東郭之矜可以免矣丁胥之頌時亦在臥室
人詫云鹿足化為羊足大可異也予曰諸侯之進鹿可為
馬則野人之舍羊不可以為鹿也乎哉因大笑復睡去遂
稽裁答之文會連日小兒痰熱交作迎醫議藥夜以繼晨
又未能拜謝神惠堂廡之下萬罪萬罪汴上故人寄我山
菜莫數兩因想執事藥中嘗缺此品敢用奉獻以由芹曝

之私統莫笑擲幸甚

樂中書卷之四

品性同奉

之私統莫笑擲幸甚... 樂中書卷之四... 品性同奉... 公諱琦字季温其先姓王氏臨汾人也... 國初諱皋者始從臨汾來居禹城娶毛氏婦而生子禎毛氏... 婦病且死語禎曰爾能嗣爾外王父使勿絕吾將瞑目焉... 於是禎又隨母氏姓而遂為禹城人矣禎仕為河簡衛經... 歷贈文林郎又贈奉直大夫配桂氏贈孺人又贈宜人... 是為公之父母其贈也皆以公貴也公生二十有八年而始

邊華泉集稿卷之四

誌銘

明奉直大夫前軍都督府經歷公墓誌銘

公諱琦字季温其先姓王氏臨汾人也

國初諱皋者始從臨汾來居禹城娶毛氏婦而生子禎毛氏

婦病且死語禎曰爾能嗣爾外王父使勿絕吾將瞑目焉

於是禎又隨母氏姓而遂為禹城人矣禎仕為河簡衛經

歷贈文林郎又贈奉直大夫配桂氏贈孺人又贈宜人是

為公之父母其贈也皆以公貴也公生二十有八年而始

舉於鄉舉於鄉者凡二十年而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階文
林卽爲卽者又八年乃陞前軍都督府經歷階奉直大夫
爲大夫者總五年則致仕歸矣歸十有七年而卒之日
爲正德癸酉三月丙戌距其生正德戊午四月乙卯蓋七十
有六也配同邑劉氏女封宜人先公一年生又先公五年
卒得壽七十有二其葬也則合也於城西之原其日則公
之卒之年九月之乙酉也邊生曰余嘗竊聞之公爲兒時
業能畫地爲字以教其傍舍兒其長也則又能以其經教
鄉人其鄉之人之以書傳鳴者皆其弟子也宜有以自異

也公退然若無能焉其爲舉人則會試者屢也皆不售也
其抑也亦極也而公不曰有司者之過也曰有命焉此其
賢何如耶至於其仕也其上則皆武人也公事之弗陵
馬亦弗隨焉其掌則居庸之與山海關也有過焉者得府
帖而啓焉又閩也廣也雲貴之遠也襲蔭之牒於是焉譖
也公一切刻剔吏偽無遺焉有恩德於人焉嗚呼其能亦
已知治乙卯詔

詔選民家子弟尚公主而公之子九思君在首列當是時四方
之豪貴之來也駢如也有中貴人者語人曰毛氏子誠賢

俊吾能軒輊之即弗賄又弗庸也人以語公、曰非吾事
亦非吾子志也不為動既又求一見焉公曰屈身以求富
吾不能為也卒不見中貴人中人怒乃卒擯棄公之子如
其說弗庸始公子之在選也有貴官者見而美之會既擯
棄即自許婚焉公辭曰吾下吏也不敢求繫援也乃又觸
貴官怒竟以逐歸人曰甚矣哉毛公之慙也自貽戚矣公
笑曰是安知余哉乃後甲子鄉試而九思君竟取高第其
進也蓋炎、然如旭也傳曰知子莫如父非公之謂耶然
余又聞劉宜人之歸公也數年無所出謀于姑置庶室焉

公聞而亟止焉後生九成又生九思又生諸女子謂天道
無知耶九思君則又甚賢於公之生也克事之喪也克執
之葬也克舉之行也克狀之其狀之事也核其文古也類
太史公焉可又傳無疑也故余於志略焉然則公與宜人
之永也其在子矣銘曰

胡爾弗愜于仕弗捷雖則弗捷駿聲則擘勢弗爾劫戚
弗爾讐屢步屢貽匪爾則崇爾嗣業、繩爾世業胡爾弗
愜、明贈文林郎藁城知縣姜公合墓誌銘
公姓姜諱福聚字以諱行其先高密人也王父明遠始遷

濱州王升店居焉娶解氏生考友才友才娶杜氏生公弟
弟凡七子而公行三公故在諸子中有威儀也又耿耿
有介行不妄言笑里中人無不敬憚公者然公顧慈惠
不刻害見弋鳥輒買放之耕牛死火埋之曰吾以報其勞
也於是里中人知公長者爭要結之有事悉注聽處分公
少日嘗視田行柳浦中見臥者鮑問之弗言第以手指口
公審其弱感然曰傷哉人也徒步走數十里取水救之卧
者起再拜辭去不問其姓名其不責報如此乃後為賈於
京師聞母病棄其貨走歸家日夜涕泣蓬垢請禱以身代

及父病亦如之公為孝不止此蓋其天性然矣乃父母歿
則盡以財貨散讓諸弟而已獨廉取之弟弟歿又分業
諸子姪使有成立諸子姪皆感息至于今思公無不泣下

也公生永樂辛丑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弘治辛亥三月四

日年七十有一娶霑化劉氏女早卒無所出再娶王氏王

氏者同郡王英女也有容德能女紅又能事舅姑舅姑皆

愛喜之不曰有子曰吾有婦焉以事姜公者又有禮焉奚

不可謂克配者也生男子三人孟曰佐仲曰時季曰越越

長而死時入粟為義官佐業儒乃姜公卒丑年丙辰舉進

士為藁城知縣

勅贈公曰文林郎如其官贈劉氏封王氏皆曰太孺人矣知縣
召入為御史會

息例公及兩孺人者將改封焉而御史乃又以直道忤貴人調
安東矣貴人死佐乃起為太倉知州而王孺人卒其卒也
以正德辛未三月七日計宣德己酉十二月十日至是八
十有三年也孺人有女子人二皆適大族然又有孫男子
七人孫女子四人而又有曾孫男子者三人也邊生曰余
聞之濱父老言姜公有純行蓋隱君子也而王孺人則大

賢方佐在藁城迎孺人養出車馬奴妾甚貴顯矣當是時
孺人二侄者綸為給事中綬為御史赫然朝著門第莫京
馬孺人見人恒惴惴弗以耀此其賢奚止優於婦人而已
也宜其子孫之衆多且賢而又壽也鄙諺有之曰孰種弗
穫歸視爾穡孰善弗蕃歸視爾昆公夫婦之謂矣孺人卒
之明年九月甲申太倉君將啟其城北之塋而合塋焉以
狀乞邊生銘邊生之與太倉君者舉同鄉也又同舉進士
為之銘曰

父斯積也母斯迪也壽斯華斯曷爾戚也綿爾承斯冥

者之錫也
潘副使墓誌銘

正德庚午冬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潘公朝覲如京師居
京師接待寺遘寒疾七日而卒是為十二月十有一日矣
京師人士聞之者莫不流涕也蓋散其行李囊不盈寸金
焉其後事則皆其屬邑令胡椿汪穎者之經紀之也踰明
年二月公之喪歸自京師過江西江西之士哭之者莫不
失聲也又踰月始達于江陵江陵公故郡也公故郡宜有
宅以殯公以貧故未嘗有殯于村舍則蓬屋瀟然散矣於

是江陵之人無老幼賢不肖過其門者莫不徘徊嗟悼泣
下沾襟也又數月其子光祖始克舉葬事是為辛未冬十
月矣葬之前一月光祖以其客覃儒士之狀來請子銘予
與公相仕京師相識也且相愛也又吏于公之士其何可
辭則為之志曰憲副公者諱子秀字人傑潘氏其姓也生
而靜淵寡言為童子學日記千餘言鄉長老目之曰是子
秀如其名也及長性復沉毅治易經得易經之隱散之於
文潔靜而精微自宮學同輩以上無弗異之者則皆稱曰
是人傑之也可不負其字也成化丙午湖廣鄉試中式弘

治癸丑禮部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甲寅授職方司主事
職方主事能其官調文選司主事文選主事又能其官進
陞員外郎蓋未幾以母李安人之憂去又未幾而遭其大
人之喪矣喪畢改武庫庫員外郎武庫員外能其官如其在
文選職方也進陞武選司郎中尋擢今官而中道止矣嗚
呼公歷官終始凡十八年出入吏兵兩部今所謂兩部者
天下之要樞而所歷之司又皆兩部者之要樞也而卒之
日家無以為居殮無以為具然即是可以知公之在官矣
公之仕京也雖歷華要而服食澹如予鄉周進士導居與

公隣嘗顧謂予曰與潘子居二年不聞其內人聲也嗚呼
是可以觀公之教于家矣狀稱公孝于父母其問寢之勤
也視膳之周也執喪之哀而侍疾之憂也又稱公兄弟之
友也朋友之厚也是固其章々者可弗著々其間者細者
而其餘者咸由是喻矣嗚呼若公者可不謂之彬彬々君子
者耶邈其生天順癸未壽纔四十有八而其仕又若是止
矣嗚呼公之于天抑所謂不得其恆者耶是則莫可喻也
按潘氏由公而上曰志澄者任江西太和主簿以公貴封
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是為公之大人曰必文曰太忠

曰伯勝者皆不仕是公之高祖曾祖祖也由公而下以光
祖榮祖為子以戶部郎中劉悅女為長子嬀以儒生王臣
龔宦馬伯福萬志高為四女子丈夫而其子若女者皆公
犯張安人出也安人江陵宦族女鄉里以為端懿泚鎮能
纒出德云銘曰
秋之淵如發之川如眉任弗勝昌嫖弗渚巍學宗江西
是崇既端其政亦美其風彼冥者樞嗟孰秉之有斐人斯
乃弗永之永興之原厥壤斯厚成懿孔衰萬祀弗朽
張勳衛妻游氏墓誌銘

正德戊辰春正月某日錦衣衛勳衛張崙妻游氏卒年二
十六有日而塋葬之前十日勳衛君來委予銘蓋君之繼
母尹為吾鄉太保吏部尚書恭簡公之孫前翰林侍講舜
臣之女而予仲姑寔婦尹氏故勳衛君視予猶尹氏分行
也銘豈可辭游氏諱芝世家淮陽祖傑為錦衣衛正千戶
父泰為駙馬都尉母為隆慶大長公主年十六歸勳衛君
勳衛君故梁人皇明開國功臣河間忠武王之玄孫靖難
武臣定興忠烈王之曾孫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之
冢孫也父銳娶錦衣衛指揮使孫璿女是生勳衛君君生

七年而喪母又七年而孤又八年而冠始卜游氏而委禽
焉方是時兩家門閥赫然京師也游出無侈容入無怠行
張氏無少長咸宜之曰吾得主婦矣歸二年遭繼祖姑許
夫人之喪喪一日而生子遂以哭泣成疾宛轉牀褥間尋
止尋作猶哭泣不已越四十日而竟卒卒之日索子置懷
中摩拊煦者久之矣而不言呼之亦不應急視之死矣
生弘治庚戌九月二十六日至是十有九歲也子名驥為
之銘曰 盧溝之西有連其岡土沃而穡咨泚媛兮其永
歲祔于元姑兮六孔之傷

孺人張氏墓誌銘

志曰孺人張氏者諱某故家歷城人也父某仕為灤州判
官以子某貴封戶科給事中母某氏封孺人凡生子一女
三而孺人其中女也孺人生六年而聘于劉氏聘十有四
年歸歸三十年而卒之日為正德戊辰十一月晦日距
其生天順己卯三月某日壽五十而已矣夫曰某弘治壬
子舉人今為高邑知縣云知縣父某故嘗為鞏縣丞丞祿
薄也然乃故清苦而其配姚氏者慈惠善施以是其致仕
返也則舍蕭然也方是時孺人以隨其大人公居灤州知

縣君則往娶焉禮既成孺人長跪白其大人曰兒歸矣舅
姑老垂白在堂寔縣朝暮望不歸無以爲子與媼也兒歸
矣乃卒與知縣君歸仕縣丞夫媼自卮酒言笑以上惟恐
勿遂其懽心也則奚但有子已者勿自私也居有間里中
人稍益聞之則相告以訓曰劉氏媼可謂善事其舅姑已
矣癸丑知縣君有母之喪甲子有父之喪孺人相之治塋
事豐不踰禮不以委妹娣不見齒者六年里中人嘖嘖嘆
曰劉氏媼可謂善居喪矣夫孺人之於其夫也自家食以
至于有官也則孰非其相之之力也乃知縣君甫至縣而
孺人病矣其來也則舁之至則起起而又病然不半歲而
竟不起矣嗚呼是可哀已始孺人之少也灤州公且之曰
慧而重必貴也吾又不以輕許人及其見知縣君也則又
大竒之曰非是子莫可貴吾女者嗚呼貴矣而不竟其享
也是其可哀也已矣孺人卒之明年己巳其子舉人俊民
者自高邑與其妻挈其少女歸孺人之喪于厯城先事又
自狀其母之行事使如京師來請銘焉予少受學于孺
人弟給事之門則孺人之賢聞之素矣而俊民之妻出陳
氏寔予季姑女予與俊民固兄弟也是惡可以辭爲之銘

曰配也于灤墜也于灤往也與之較以還幽山新宮固其
安魂之來歸毋忘于舊山晉書之書夫而於天二事也

吳處士墓誌銘

鄒平象胥氏曰孫子景輝者客廣陵主於吳子鎧家吳子
鎧有父之喪八閱月猶殯也因象胥氏如歷城謁野史公
而請銘焉野史公之於象胥氏者友也不可辭也則問之
曰主人之父也其諱云何曰瑾也曰何字曰字廷器又問
其職曰以入粟為散官也問其壽曰七十有六問其先焉
曰斌也其父也劉也其母英也其大父禎也其曾大父也

問其後焉曰鎧也紳也欽也鎮也銳也其子也而相也其
孫也郭子瑜也陳子英也詹子盛也黃子璋也馬子翔也
其五女子者之夫也問其匹焉曰王也其嫡也子三馬女
子三馬揚也其庶也子女四馬皆少於王所生也問其鄉
曰登之蓬萊人也成於遼得代歸焉賈於揚其日久其殖
衍也其產撫然豐又胡然固也遂家焉問其秉曰翼然
也秩然也無曠言問其行曰矍然也于然也有長
者之風焉問其忌曰正統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為生而
其卒也則正德癸酉六月之六日也問其墓焉曰江都之

西北大儀之鄉問其墓日則曰猶莫之敢誣也野史公曰
古有言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吾於鎧有徵
焉處士之喪非其力弗能舉乃越千里而圖不朽焉而象
胥氏又能口狀其主之生^父之生若見也然則鎧也者其魚
鹽之讐乎是可銘也銘曰
維魯之頓維陶之朱維烏氏之保斯巧積居維登之吳壯
也執爨老豐厥儲雄于其區度武校驅無乃爾其徒與

魏邦莫墓誌銘

志曰魏邦莫者名治邦莫字也讀書郡城西黃岡之下人

稱之曰西岡魏子癸酉之秋舉鄉試第十六名於是人稱
之曰魏舉人云魏子為舉人者六年再試禮部每試人誦
其文咸曰是山東佳士也當必取上第無疑顧坎坷不得
第卒業大學歸歷城南四月死矣是為正德戊寅九月十
有七日距其生弘治戊申四月十有一日得年三十有一
而已悲哉死之日貧甚無以具棺殮也郡大夫高子洲助
焉衛大夫毛文卿助焉邑大夫池文化助焉鄉之人之為
學士大夫者助焉下至閭黨親戚有識者助焉越十有一
日葬於西岡之原從先兆也魏子之先本燕人曰魯祖顯

者樹功

文皇朝官濟南衛右所正千戶祖震繼之父安母則生魏子元

弟五人而魏子居二餘四人者漢澄清浦也妻于氏生一

女終十齡耳野史氏曰予于魏子者之死也而信天道之

難愧馬人言魏子事寡母以孝稱交友朋以義稱弟陷死

刑白其寃不可得竟奔走憤鬱以死而使無後天道果不

可愧哉銘曰

嗟魏子竟止此生孰尸死孰使竟止此嗟魏子

義民鄭君合墓誌銘

志曰此墓墓義民鄭君者也鄭君者歷城人墓在城東南

二里所蓮渠之北與閔子墓對蓋鄭氏此園自處士子英

始迨鄭君墓五世矣子英生處士可賢可賢生處士祥祥

生處士鐸鐸生鄭君鄭君生正統戊午八月十四日卒弘

治己未七月五日年六十二歲配于氏生正統庚申正月

六日卒正德戊寅十一月二十二日年七十九歲

泰安王典膳其男郭氏王氏其婦嫡適洛南主簿張希龍其

女國子監生大綸黃池驛丞大綱里社學生大紀其孫男

桂蘭蘋繁其孫女重京生添驛其曾孫男寧其曾孫女也

已卯二月二十八日典膳君率婦子啟鄭君之墓合以塋
馬先事來乞銘邊子邊子曰嗟孝哉予知縣典膳矣忍不
銘鄭君哉鄭君名璟字廷璧弱冠有長者風見重于翁子
翁者子祥也語人曰吾求壻久矣無如鄭氏子賢鄭氏子
長者也故于翁女歸鄭君當是時鄭君業衰微矣不敵于
翁子翁女顧益敬慎執婦道事祖姑氏劉氏姑昌咸得懽
心二姑者語人曰于翁女賢他日生賢子孫昌鄭氏必于
翁女也迺後生典膳君典膳君生三日而處士鐸死于號
痛絕七日始甦嗚呼豈不賢哉豈不賢哉鄭君既得賢內

佐則業日益昌而鄭君者故又好施與也里中人婚弗娶
死弗塋者恒仰鄭君子又能佐鄭君使施與之使娶使塋
無吝容歲凶餓夫群然操瓢延頸於門日給粥不厭故里
人為之謠曰吹我者渠東鄭之風耶活我者渠東園之翁
耶嗚呼即是可以知鄭君已矣而成化癸巳之歲凶也出
粟若干石以食饑民知治壬子歲又凶出粟若干石以食
饑民於是監司者颺于朝而

天子詔曰其以鄭璟為義民爾矣冠若服比貴人焉君弗悅語
人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海上矣君子曰非鄭君之志

也銘曰

東有閣祠塘如嶂如鄭墳在西谷如堂如廡中坎如對峙

儼如

湖廣右叅議懲軒張夫子合塋墓誌銘

正德己卯秋九月己酉我懲軒夫子卒殯于堂踰年矣辛

巳春正月戊寅王夫人卒子延壽以是年夏五月庚申為

墓於城西南十里許馬家庄之祖原合以葬焉且塋門人

邊貢北向稽首哭而言曰嗟慟哉傷乎比先師之墓也子

小子忍銘之哉又志之哉已而曰何敢不志何敢不銘是

先師之命也矧有天民狀乎天民者夫子仲姊之子也吏

部主事劉君也其事核其語情有足徵焉於是攸涕輟泣

掇其梗而志曰夫子也者姓張氏名良弼字曰夢徵其先

信都人也高祖思義避元亂居歷城曾祖士謙祖禮世安

子隱父進仕為直隸灤州判官

封徵仕郎戶科給事中母董氏封孺人以夫子也夫子生四

歲能背誦五七言詩六歲能書大字七歲通舉子業十六

歲入鄉試場其入試也自持一卷詣御史梁澤請焉而家

人未之知也御史見其文語人曰是山東英俊矣後必有

聲未冠由灤州入京師受業太史王公教之門太宰尹公見其文以語從子婚工部主事範曰拙者擇第巧者擇婿是齊諺有之乎主事悟以女妻焉女郎王夫人也夫人性婉嫕能以事父母者事其尊章廼尊章之視夫人亦若女然由是夫子得以肆力純學於外名日翹然著矣成化丙午遂舉於鄉弘治癸丑舉於禮部

敬皇帝親策之

賜進士出身觀政吏部一日太宰耿公問諫于進士夫子立對累數十百言其大要有三曰上諫補世次者濟民下者

要君太宰喜言於

帝曰是可以為諫官已矣於是

詔以夫子為戶科給事中云當是時也

帝憂勤勵精于政重諫官顧見夫子在班行凝重不阿豎眉而鬚須且黑面而又素習知其名也心竒之恒注目焉未幾勅視光祿寺及諸內藏無容私中涓主之者遙避之聲傳

禁中不與他諫官伍即他諫官有章奏入禁中者未啓封

帝輒驚以問曰是張給事疏耶張給事者謂夫子也其為主主

帝憚如此丙辰

勅勘廣東獄事至浙江以病歸丁巳病已復起已未夫子有母

之喪辛酉交喪氣毀骨峻立幾不能生王夫人寔左右

之以克衰事癸亥喪已復起甲子

勅視延緩邊儲有却守臣餽金之事西邊之人至今疑之乙丑

陞兵科右給事中連陞禮科左給事中而重不問望自

先帝上賓黨禍興矣丙寅

勅視宣府邊儲未反

命竟坐黨事免官蓋丁卯春三月之初

詔也免官者又十年而歲在丁丑以太宰陸公薦起為湖廣

布政使司右叅議提督太嶽諸山宮觀兼撫襄鄖諸府流

民屋一年坐與中涓者不合致仕以歸歸十有二日耳而

卒也距其生天順壬午冬十一月甲寅得年五十有八而

已夫人得年少夫子者一歲顧皆未及于下壽也傷哉傷

哉是時夫人一子一女女秀適王士臣子即延壽

德府長史司典簿以山西按察司副使徐君暹女為妻少一

子延慶別出邊氏少女畢別出王氏則以聘王田縣丞君

永貴之子王宦者也邊生曰易不云乎王臣蹇、匪躬之

故其張夫子之謂乎方逆瑾扇虐時厥勢盤々災且逢者
焦觸者碎矣八黨之擊夫子倡焉竟亦首嬰其禍而道靡
以伸也嗚呼傷哉語曰直幹易折方輪難行夫子以之矣
晚暮見徵輿病而出何為哉何為哉然進不愛身退有餘
樂非內主者之賢其又奚以成茲美也夫子夫人可謂協
德者矣敬稽首再拜而為之銘曰

履也者其貞乎恒也者其成乎困也者其亨乎是為夫子
夫人也嗚呼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槐亭王公墓誌銘

正德丙子冬十一月十有九日槐亭王封君卒于家詎其
生正統己未九月十有六日年七十有八矣子金仕至福
建按察使司朝覲如京師卒于丹達蓋先封君二十五
日而封君未之知也傷哉當是時閩石峰子陳琳齊華泉
子邊貢之二人者之與按察友也同仕于梁聞訃悲焉已
而按察君之子守謙將以卒之明年二月舉塋事扶杖如
梁城泣而請銘於是陳子謂邊子曰嗟乎按察君之與予
二人者友也予與之同仕于齊又同仕于浙按察君與予
厚予請銘之請子銘封君若何於是邊子為之志曰王封

君者諱相字國柱許昌臨穎人也三世祖忠仕元為行軍
斷事斷事生合州知州睿生冀判官璽生封君封君
生十五歲業舉子業即諸老生成避匿矣無何母李夫人
病即棄世去舉子業歸事母夫人而與其配邢安人者治
農圃馬圃故有亭封君顧時時登之讀經典史又於亭之
四圍徧植槐樹居數年陰密而業繁人問之曰此吾家故
事也問其故咲而不荅已而曰夫亭吾亭也槐吾槐也君
第呼我曰槐亭子而已奚以問其故蓋自是封君以槐亭
號里中矣里中諸富家豪故好鬪也又好相欺詐故多訟
封君遇訟者輒以佛氏善惡果報之事恐之訟者輒叩首
解去自是諸富豪遇封君輒相指曰息爭佛來矣故里中
又號封君為息爭佛邑大夫聞而訪焉問之曰佛氏報也
誠有之乎對曰無夫民愚耳知利害不如是下不如是置
有造已邑大夫退而嘻曰孰謂槐亭子為農圃者哉自是
每鄉飲火以正賓禮封君固非直為其子之貴也子之
貴嘗為工部主事階承德郎乃為君亦受勅封主事
階承德郎又嘗為按察僉事獬豸服乃封後君亦受詔
服獬豸服至榮顯矣然封君注來親友家恒布衣野巾如

未封時即遠出恒步行不乘輿若馬所居屋蓬茅蕭：如
村舍然予試士過焉而注拜焉蓋親見之也嗚呼大盈若
冲大成若缺若槐亭者豈非闇然君子者哉而其子顧若
止也往所謂故事云者信耶非耶按狀封君凡六子邢安
人生按察君由按察而下曰玉曰述曰 曰林曰言五人
者為繼室潘安人出按察君之子由守謙而下有守誠守
謨者二人曰守訓守讓守誨又三人曰則諸子也凡六
孫焉乃又有壻若高寬若趙伸時若劉易而又有曾孫若
耕也者翩如班如林如雲如夫又安知其後不有為三公

者也華泉子曰予讀史記之文而有感焉使太史公不生
遷斯後世靡有聞已乃予於封君也生以金之狀嘗壽死
之詩死又以王之狀為之銘若志固為其狀朴直無虛誇
可傳也銘曰
子曰鬼伯胡爾我迫嗟：父垂白父曰鬼伯胡爾我迫嗟
：子行役繫厚者土黃者泉此日何日年何年而相見焉
：穎城之南塚連：嗟哉此氣終彼天

行狀

先代州府君行狀

曾祖考一誠不仕妣趙氏祖考文質不仕贈奉政大夫應天府治中妣萬氏贈太宜人考寧仕至奉政大夫應天府治中妣王氏封宜人

狀曰邊氏淮故陰人諱朝用府君者我先君高祖也至正之亂徙歷城遂家歷城冒王氏姓者三世矣乃至我大父奉政公而始復邊氏云奉政公配宜人王氏是生先君先君有二弟皆夭死獨先君存父少多疾也故父母憐愛之然先君性靈異弗以憐愛故有跡弛乃脫乳學記誦即善記誦八九歲即可記誦書諸先生弗如也既長為學官弟

子愛禮記學時文即善時文學字書即又善書一時為學官弟子者亡不出先君下也然數試乃數不第為學官弟子者凡十六年而當成化丙午是年舉鄉試第九人其後又數會試乃又數不第顧數試太學四方之舉人試太學者咸推服先君矣為舉人又二十年而當正德丙寅始入選試吏部吏部列置第一矣乃授山西代州知州為知州者三年則致仕歸歸二年所病乃不起是為辛未六月乙未距其生景泰庚午四月己卯春秋時六十二也恫乎傷哉往聞之先大母王宜人言奉政公為舉人時甚拮据矣

嘗歷事居京師逆旅疾九日不知人人或傳其疾至家
中人獨先大母及先君以事曾大母萬太宜人耳太宜人
聞之乃下堂而啼諄曰天禍予天禍予疾九日不知人即
庸知生死也家貧又亡壯男子即往眎是孰可使者乎乃
先君立遶下即應聲曰兒可往請使兒行當時兩宜人者
易其少且以其為戲也即陽許之明旦先君雞鳴起長跪
白太宜人請治行太宜人乃大慟啼泣曰孺子日嬉膝下
足不造里門然聞吾京師者遠千里也孺子豈有能耶孺
子不能孺子留先君曰夫甘羅生十二為秦上卿使燕趙

下三十餘城兒故不佞與之同齒矣太君其試兒何遽謂
亡能邪夫至親者母與子也子與父也大人客千里未知
死生兒不行是弗子也太君憐念兒不使兒行是厚于孫
而薄子也為弗母皆弗可也請使兒行言已伏地泣於是
曾大母大母益又慟乃婦姑相向啼且泣不能已也卒附
里人張老者相之行至京師則奉政公業已愈矣夫十有
二可少矣走千里以眎父可謂孝也是非至其性然邪乃
後先君當卒業太學則奉政公疾也則左右奉政公疾不
卒業太學當入選則王宜人老矣乃又遂侍王宜人老不

入選以故于二親者之終也咸無有遺憾焉然自是遇忌
日輒哽咽盡一日不食飲乃在郡遇美食輒號泣曰天乎
奚吾親之弗逮也夫五十而慕孟子曰於舜見之乃先君
在郡時幾六十矣是非其至孝也其始至郡也郡鄉村多
豪家恃強橫不服役也先君召父老與之言君子野人之
分上下之義使布告諸鄉村豪家於是諸鄉村豪家咸服
役來恐後帖々笑又眎郡中獄多繫囚以問吏吏曰此其
人皆頑慢者不以時入賦不可釋々則曰不携父子入林
砦以拒官府先君按其籍則皆亡餘夫者乃榜其吏曰夫
眎以子然之軀而務菑播即拊且循猶勿有以給也願骨
靡鉗鈇之則猶以朴召犬也愈不幾也乃釋諸繫者囚與
之限列使入賦於是諸繫囚以首觸地曰父母父母皆踴
躍以歸及限列賦纒々來入矣是其為治也豈獨事聲色
鞭笞者耶先君又不喜逢迎比在郡中謁者來廷掾曰故
事中謁者來太守郊迎出百里蒲伏拜負弩矢前驅至則
以千金壽始免辱也先君曰吾民窮國賦不能入索何有
千金也寧辱我亡苦我民卒不與中謁者金又值御史行
縣邑時中官瑾肆侵牟矣御史者故秦人而又其肺腑也

乃先君庭謂屏人語降色求賄金焉先君腹非之禮為不
敬又不與御史金卒以是忤御史坐謬劾免官歸乃御史
以賄敗諸免官者咸上書浼其官乃先君不欲浼其官倦
馳騫矣乃日共具召族人故舊賓客飲酒賦詠相虞樂醉
則齁々睡矣醒即輒又飲々又輒醉如是者以為常不更
問家事也此其度可與委瑣刺促者道和然予又聞郡大
夫舉鄉飲將以上賓禮致先君人或謂讓之曰夫鄉飲者
所以章賢也此其人以劾免柰何其賢之郡大夫曰嘻是
乃邊公所以為賢者也夫逆瑾擅權厥聲焱騰山推雷激
火烈以恐揭宇內郡國之吏之不戰慄者或寡矣是測敢
嬰之也然邊公既忤中謁者又忤御史以蹈不孰夫豈不
自愛邪是乃邊公所以為賢者也於是卒以上賓禮致先
君一再往焉蓋自是病矣先君脩美有容儀善口辯能汲
人之善願乃好面折人人面折之輒亦善受也故亡不憚
慕焉又仇爽喜自負也不為蓄縮態即寃家以緩急赴輒
亡辟患害趨之即死不留怨過其門亡不臨况也故鄉人
訟焉故嘗居喪祭矣善執文公禮沒其身亡或渝乃鄉人
皆化之亦執文公禮又嘗歸吾妹于王氏不論財乃鄉人

又皆化之六嫁女不論財即有論財者與喪祭弗執禮者咸惴惴焉恐先之知也故時人爲之語曰寧受縣官捶毋爲老先生鄙蓋指先君矣先君名節字中時別號介菴嘗自謂曰吾慕蘇子卿之爲人幸他日舉進士必以漢卿易吾字於戲悲夫乃卒不獲信其志也然亦可以觀先君已矣先君配吾母董孺人白首七媵妾乃孺人溫靜篤儷亦敬事先君也故相待若賓焉孺人以弘治戊午不肖孤爲博士封孺人故先君稱之曰董孺人矣凡育子若女得三人焉女子一名劉既嫁而寡尋又死惟予二子在乃先

君卒時不肖孤挈胡氏婦守荊州不及見之者仲子賦與其妻趙氏在側也又所生孫男女皆殤折靡有存也此其實漢者魂魄私恨寧有窮已邪不肖孤曰邊氏之先世有厚積焉然至我奉政公而始發之若作堂室奉政公其累基者也而構于予先君承之者予二子也荀卿有言譬之若山木枝葉必類本孤不肖敢不悅焉夫先君行業可誦說施于後世者豈若是已也予思其近支曼故弗詳焉謹述其槩者著之于篇以附于學士大夫以求論譔其先君之名因不沒矣夫予欲覽者之彷彿也故亡敢諱焉又

甚荒迷也故弗脩焉伏冀裁擇之畧其言讀之以意則甚
幸矣惟執事園馬胡氏婦陝西按察司副使經女封孺人
趙氏婦陝西按察司僉事璧女女適王氏子廷彥先君同
榜舉人昌齡子為濟南府學生貢又先君娶柴氏處士鳳
女卒贈孺人

先夫人董氏行狀

正德丁丑後十二月壬申先夫人棄代于汴不肖孤創且
眩不勝喪幾殆者數矣越明年春二月始獲奉夫人喪歸
濟南祔于先代州府君之墓於是覽涕茹哀序次其世行

匍匐太史公門以銘請曰先夫人者諱金歷城董家女也

父曰傑仕為永濟驛驛丞以義氣豪里中里中人咸尊敬

之不敢名號曰董公董公與先公治中交甚驩也又甚愛

先府君故許昏焉蓋是時府君才三四歲即頭角嶄然露

矣一日先公大置酒會客府君戲立近董公董公即自抱

府君坐膝上曰呼我舅府君應聲連呼曰舅又教曰我

呼爾為甥爾應之府君又連聲應之曰唯唯每呼若應董

公顧先公輒大笑滿坐皆笑如是者三於是坐客盡起舉

酒賀兩公曰天定矣乃遂結兩公衫之襟割以佩刀矢之

曰今而後有不同心者有如此襟於是生客大笑舉酒復
賀兩公盡醉乃罷散去夫人之母趙夫人聞之怒董公曰
嗚而女多老不售耶何自妄許與人董公咲曰是非爾所
知也吾言豈醉而可食者哉乃平許先府君以歸夫人夫
人歸府君時年十七耳曾大母萬太君與大母王宜人無
弗愛夫人者也始廟見先公亡數百金求之不得太君曰
得新婦者賢奚翅千金乃遂名夫人曰金當是時也太君
老喪明矣性峻急善怒即盥沐飲啜皆須人扶舁之即他
扶舁之弗喜也次以夫人至如烹調事出夫人手者太君

必喜且多食曰是可吾口是可吾口即他婦烹調之給出
夫人手太君必厲聲曰吾無舌與鼻和不擲即大罵矣其
得祖姑意如此乃後先公病以及王宜人病夫人猶洞々
焉日事烹調飲啜盥沐一如奉萬太君弗敢以他人代也
故先府君敬重焉然所以事府君者則曷有異於舅姑者
也獨弗跪且拜耳非其婉孌篤慤出於天性者能若是耶
初王宜人生府君止一子已又取其弟之子城自子之夫
人呼城曰吾叔也又為之娶婦夫人呼其婦曰吾娣也同
居十五年無評言及先公卒府君未仕家計中襄矣城求

去有私蓄數百金或以啖夫人可發之夫人曰金可去吾
姑之心不可傷也嗚呼夫人蓋嫁三小姑焉不惜財人謂
夫人愛小姑不惜財由城之事觀之可以識已然夫人性
固儉也雖中帚厠踰無不經六七澣者雖數澣破碎不可
服亦不棄矧如紋綺夫人弗尚也往受孺人封有命服矣
拜息即封閉不再服有吉慶事不肖孤請服之夫人咲曰
孺人卑七品耳俟爾大封我乃服之嗚呼豈誠然哉乃後
府君為知州例進宜人不肖孤有令官例進恭人皆不及
封而夫人卒矣顧言猶在耳也痛乎天哉不肖孤曰夫人

之卒也蓋傷心焉先府君屬纊時吾弟顛然壯夫也遺言

曰吾未有孫焉以為恨乃府君若塋一年而吾弟死矣夫人

思之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及來汴言及之泣忘日泣歲日

壽觴上泣凡泣必曰昔爾父之仕也痛不令爾大父母見

之以為恨然爾大母猶見爾舉進士又見爾弟由今視之

吾遠不逮吾姑矣言已即又吸泣數行下嗚呼豈不傷

哉蓋未幾而夫人病矣夫人病謂不肖孤曰吾夜者夢後

庭榴始華頃之垂巨實如盞我往將摘焉爾父在側亟名

我茲吉乎凶耶今爾妾幸有身而吾病吾恐不及見爾子

也是天乎是天乎蓋自是憤矣既憤氣上出如炊甑不絕
又殷如百里外雷踰日始甦既甦猶瞪目顧不肖孤曰
天乎天乎吾邊氏老寡婦也何戀於世顧念爾無羽翼吾
無以下報爾父及爾大父母于九原耳已又執不肖孤手
呼曰天、一子者良苦矣已又連呼曰苦、遂不復言踰
四日乃卒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夫人卒七十有七日
不肖孤乃生子告之柩前命曰羽志夫人之命也然夫人
已弗省矣嗚呼可痛已矣夫人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少
府君三歲其卒之年六十有五也傷哉

邊華泉集稿卷之五

祭文

始自荊州奔喪告文

嗚呼吾父委棄二孤五閱月于茲矣兒始得自荊州及哭
于靈所終天之慟尚忍言哉去歲四月要吾父於臨清兒
跽請偕行而吾父弗許則以道遠之故與川寇之警也今
歲五月書來奉迎又阻于河北之擾吏僕徒返兒用心傷
然教兒以訓辭示兒以詩篇字畫宛如情言和易是為六
月十有七日拜誦竊以自慰孰知兒得報之辰乃吾父易

責之際也。注吾父以兒馳嗜詞章，意每不喜。凡所自製，咸弗示及。兒得示，竊以自喜，嗚呼！孰知為吾父之絕筆也。耶。逆旅之別，兒奉觴涕下如縻。吾父雖厲色斥兒，然仰視吾父之涕，固自不能收矣。向風長號，回軫嗚呼！兒竊私異之。往歲有行，無若是之悲也。兒在荆南，延首北望，思而泣。泣而思，恒以不及見顏色為慮。兒又私異之，嗚呼！乃今竟不及見顏色爾矣。終天之慟，尚忍言哉！兒生三十六歲于茲矣。六歲而侍吾祖奉政公于南都，十四而歸，二十一而繫身仕版中，更十有五年。雖吾父數至都下，然聚不踰旬，別

則累歲總而要之，蓋自有生以迄永訣，聚者半，別者半也。兒在荆南，寔擬今秋圖乞終養，甘旨之疎，曠於是乎。補家世之履行於是乎。徵兒之心，所欲陳於吾父之前者，豈一二而已也。而乃遂委棄以去，而又無一詞以遺我。豈吾父垂不言之教耶。無亦積沉痛於中懷，而不忍散也。將使兒子輩奚所遵述焉。嗚呼！已矣，不可及矣。復何言也。昔有聚合吾父，未嘗不為兒辭。今之返也，門庭颯然，堂宇如故。而吾父之聲效，遐焉杳矣。叩棺告至，吾父有知其復起而卒此一爵否耶。幽明茫々，一慟肝裂，嗚呼！已矣。謹告。

北祖奠先府君文

所壙告成靈車進御吾父將棄我母舍我二孤而喪去矣
終天之痛何可言哉嗚呼吾父有鴻博之才而終於舉人
有開濟之謀而止於五品有仁壽之德而殞於六旬以他
人為吾父之所不平也而况為之兒子者耶嗚呼鴈門之
行三載馳驟鬚髮焦然而目黧瘦蓋嘗泣別於都門矣吾
父罷官直亦出守逆旅骨肉咲談杯酒又嘗膽侍於臨清
矣顏枯者丹髮痒者華壽考之徵百歲未涯孰謂吾父遽
舍我而去耶嗚呼舟中之言皎月在空子請父行父不子

逝父曰子行戒爾王程越明年春視爾于荆于往于荆父
還于濟南北相望六千其里去春之季膏車載迎父罔于
來實勞子情謂父優游恣以桑梓氣執抱病乃竟不起嗚
呼孰知吾父遽舍我而去耶子歸自荆父殯于室母也於
孺弟也踊躅音容渺漠遶宇荒涼寒燈照帷曉日無光嗚
呼吾父育我二孤恩德惟均而父之終也貢曾不及奉枕
席試湯藥於左右於一日是吾父之於子有粉軀莫報之
息而子之於父有摧髮難名之罪也一身萬死將何贖哉
繼今以注惟當帥弟事母終子之身無有携貳凡家門之

事一托之弟而貢也服役于公若或仗吾父之陰庇厥績
用成得以沐天子之休命俾吾父之名托而有傳庶幾沒
齒敢以謁靈魂於地下也嗚呼厥明之晨言赴窆窆吾父
將舍我母棄我二孤而長去矣爰酌卮酒以伸虔告終天
之痛何可言哉尚饗

遷墓告代州府君文

維宋大儒曰程伊川塋訓是垂吾患維先維五患者道路
伊首耕犁殿之百代是守我塋既隘西枕田谿我父維昭
位之西既適耕犁占侵道路改卜新塋維此之故新塋何

指云舊之東安山哉佳城在中明發之旦辰良日吉爰
鳩石工建此幽室嗚呼我父棄養先仕于排遺言冒叩悠
死生維茲改卜寔重之舉請命靈筵香不聞語我思悔翁
厥賢靡過考塋崇安母葬嘉禾維我先君夙孝夙敬塋弗
涉兆斯疾斯恫人亦有言木本水源豈兇狂特敢忘厥息
新塋之田既曠既臚誓將後期歸我列祖崇者在登醑酒
在澄臨堂告虔五內分崩謹告

代胡東臺祭舅外姑文

古稱半子維女之夫維我受德子弗之踰古稱冰玉維翁

此壻自舅自我斯仇斯儷古稱高尚曰龐德公維舅維姑
寔符寔同既豐其家亦厚其族人嗜其群我嗜其獨曰壽
曰康廼考其終同室同穴矢言則從於戲舅氏之沒我使
子廣豈不懷歸王事鞅掌姑氏之沒我仕於西太行差峨
東望雲迷病帶侍牀殮弗侍寢悠々我懷有恨空飲絮酒
辨香爰寫我氣二靈昭々惠然其來尚嚮

祭吳廷贊大尹父文

惟靈至性天成懿德允備秀鍾帝里學擅天官進獲大亨
退治休寵九齡斯近五福惟兼生順死安在公何憾粵惟
令子寔牧我民如春之仁如水之操秋毫無染百廢俱興
奉靈北旋租道在即慈母之去赤子皇々攀留莫從涕泣
如雨敬陳明水爰寫哀悰尚嚮

祭賈編脩母文

維正德二載夏四月乙未潁川賈內史之母曹夫人考終
命于家決辰家人以訃至內史為孝顛隕幾絕再踰月將
返于喪次太常寺丞某素交內史瞻送惋惻于是束帛為
禮以告于夫人之靈曰先民有言無生不死無盈不毀惟
有令名雖死猶生始內史之歸也將畢養是圖夫人戒之

曰吾以爾先養爾勿以吾廢忠也及內史之來也身在朝
列戚之馬未嘗一日違夫人之左右蓋虞其不及見曷竟
爾然也嗚呼悲哉然竊聞之婦人之美不外見也僕夫與
子而已今五尺童子莫不知陶母之賢與德曜之高者以
伯鸞為之夫而侃為之子也內史之修譽于朝而為天子
文學之臣時議比之瑚璉鼎鍾而天下由是慕封君之風
者相望也夫人之心尚奚憾哉嗚呼如夫人者可以不死
矣尚饗

祭陳處士文

吁維明靈以勤儉開厥家用底于裕維嗣昆武克肖懋德
咸用昌于厥家五福用備鄉閭州黨罔弗敬送天乃弗吊
大命顛隕用弗終厥享鄉閭州黨亦往弗咨予維嗣息締
厥世好乃弗覲于婚媾予用盡傷爰潔牲以告維冥之弗
爽其用降監于茲

祭趙錦衣母文

昔雋不疑錄囚徒多所平反其母聞之喜或無所出則
母怒為之不食其讀史至此來嘗不嘆其賢及讀歐陽修
瀧岡阡表乃知脩之賢固其母之教也伏惟夫人之夫與

子階錦衣掌禁刑而子貴有加焉夫人之賢弗外章也維
墓有志太史氏寔闡之悲則夫人之所以教其子者亦何
愧于二賢之母也昔人祭歐陽子之母者其言曰孟軻大
賢母之教也有子如軻母不死矣嗚呼夫人之子比于二
賢夫人何憾焉尚饗

祭田夫人文

惟靈毓德名閥貞懿夙成含冲履佶蘭芬玉瑩作配君子
率由四教闡惠播仁六行允蕃蹈既蕃胤息亦享宗祀于
禮斯閑于誠孔昭君子在云有赫其望薦陟卿階曰惟中

相鳴琚陸離象服煇煌朝奉兩宮休哉列先天昇鴻吉則
百斯社人之詠之黃髮兒齒孰云上德下壽弗臻載寢載
疾淪殂決辰亟襲封褒楹陳皇與生榮死哀同咨並羨凡
茲僚佐式仰徽音爰薦芳旨靈鑒且敬尚饗

祭董勇氏文

維弘治年月日外甥太常寺博士邊貢謹具香幣之儀寄
奠于元舅董府君靈寢而告之以言曰貢之身出於母貢
母之身出於外祖外祖沒貢不及見有舅氏在則猶外祖
也貢仕而別母者六年兩見舅氏於都下則猶見母也今

亦沒矣能無慟耶舅之性忠直才穎且介宜顯遠而位止
驛官孝于親慈于子友于昆妹和于鄉黨州閭宜耄以期
竟踰下壽而止自舅氏視之則固恬如晏如含笑永終知
舅氏者當不能無惑於窮冥也吾外元弟秀立况然足
以華族裕家未竟之享意其在是惟舅氏之疾與莖貢曾
未得一問且送之而徒心于千里之外慟可言哉嗚呼東
門奉觴言猶在耳詎知一別遂爾永遠雖音塵其已消諒
精爽之難昧舅氏能歆此遙意否耶尚饗

祭尹冢宰文

嗚呼光嶽氣分士無全才才難之嘆自尼父已前聞矣太
行以東大江以北論形勝者必齊魯是歸海岱之秀歷幾
千百年一旦而鍾于公身貢嘗竊評之蓋百代之英而王
佐之才也公為童子即岐嶷擅時譽弱冠而舉于鄉廢然
居首擢第春官入翰苑以文名于四方求之古人則有如
賈生韓愈者矣其在陳院也正色立朝剛毅靡屈引忠賢
如不及遇回佞之黨至奮臂以擊之天威赫然執簡傍立
一時奏對且前且却或至再三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退
而莫不咨嗟歎服以為難求之古人則有如色孝肅劉元

城者矣由銀臺入天曹公中一之心濟以機警內外選舉
並得其才雖書牘錯落盈案而散摘奸巧明照若神至今
嘖嘖不得談者之口求之古人則有如山濤范雲者矣其
致仕以歸也雖身在山林而心馳廊廟朝報之至聞一政
不便于民者輒不悅數日然見退一小人進一君子必喜
而不寐曰是社稷之福也是社稷之福也古之人進不趨
榮退而憂國蓋有如杜衍韓琦者矣嗚呼之數寸者生非
一鄉出不同世英風雋聞各炳史書而公以一身兼之可
不謂之難乎使其去來以竟厥施伊傳周召有不得以專
其美矣惜夫衆忌群猜不使公一日以安其位之為快也
嗚呼悲哉公之在野國之有賴公之云亡大厦以傾海波
冥冥岳雲楚公神在天誰繼其武嗚呼悲哉尚饗

祭周公述文

嗟哉子連袿而不穡蕪而不蒔有鬱斯幹乃不千尺引維
父无流泪到泉九我年家誰不泣然子之尊公曰少司馬
勲在王室名播天下子之哲先曰秋官郎惟明惟允刑誓
四揚簪笏之繼維子之望心子日子扶搏而上爰違斯疾
竟爾沉綿豈子願然寔懸于天天司下人培淋覆德今也

罔徵遂至此極克乎其容温乎其章而不其逢
嗟哉于遠來也孰主往也孰尸竟止於斯胡寧不悲尚饗

祭魏尚默夫人黃氏文

維婦之職事舅與姑匪維舅姑曰猶有夫維婦之賢曰正
而固匪維正固曰先不姑靈相夫子克婉克隨於夫且然
舅姑可知靈視諸媵如鞠如育於妾且然矧在姻族黽勉
周旋垂三十年胡得於人不得於天維天鑒之有德斯壽
靈及其理孰之云究維予數子為夫子明南宮之科昔也
並登欣戚之共同人之有凡事則然况失其偶薄言奠之

溪泉沼芹維茲姓名靈之舊聞尚饗

祭王母許安人文

維靈毓德名閎貞懿夙成含冲履倍蘭芬玉瑩作配君子
率由四教闡惠播仁六行允蹈既育元嗣六享宗祧于誨
斯嚴于誠孔昭君子在官爰泚多士曰績用成乃傳王子
元嗣赫々天部有聲載嘏載起秉憲允平既封既養偕貴
偕壽晚祐寔豐孰儷其偶七齡斯越二豎廻親乃弃君子
仙遊八垓嗟々元嗣焉斯哀毀迄塋于西匪杖弗起凡我
庶僚元嗣同官執紼靡涉遐心則博有膺其牲有艾其酒

靈芝洋陟降左右尚饗

祭都御史公先生文 勉仁

持公抱廉孰匪處官暗室屋漏弗愧則難糾愆觸邪孰匪

執法茹柔吐剛值勢則壓於斯二者人罔克全公之履之

若大路然愈久愈貞載蹶載起靡悔靡安斃而後已季春

之交節載始南威加列城廉頑走貪孰云季秋靈駕北返

丹旌搖巨紼斯輓人謂先生晉文子徒體不勝衣氣凌

萬夫又謂先生如蜀諸葛事煩食少天降之割某等巡守

茲土聞訃軫情悼公之死慕公之生爰潔我牲載醑我酒

為天下悲公也知否尚饗

祭李空同妻左宜人文 代梧山李公作

鴻偶孟光宣儷少君縈二女之柔嘉附哲夫而有聞彼弘

農之揚媛垂閭史之清芬匪托身於柳子難信美其孰云

彼梁與鮑固獨行之士耳而宗元之膾炙人口直詞藻之

芳薰惟夫人之夫子道崇學邃超夷絕群神交賈誼駕軼

劉蕡抱孤忠以抗節排眾議之紛世之人見其退隱若

冥鴻翩如可望而不可即而冀其再起則將爭步疾覩又

若翔鳳之下空雲視三子者其高下何如也於夫人之沒

結觴有詩銘墓有文百世之下見夫人之諱者又謂曰此
空同字子之配過釣山之麓者又指曰此宜人左氏之墳
羌孰壽而孰短諒知者之能分昔者某與夫子同官江右
愛踰手足而老嫗之於夫人也有姊妹之好有問遺之勤
側聞哀訃心焉孔慙爽中河之明水擲南澗之清芹望城
隅而修奠幸鑿止於蒿君尚饗

祭馬封君文

僉事應祥之父

維公生有隱行曰介曰淳陳留老父河濱夫人乃生哲子
既文既武威則迅霆化其時雨維子大夫昔蒞銓司公也

純養至上京師維我諸人或面或舌欽德仰風若飲醇酒
大夫在汴公也在鄉悠々白雲陟岵是望大夫曰歸問寢
堂下

天子勿與詔旋其馬維我諸人咸悅以嘻于昔聞者今當見之
孟春之交使者西來大夫有檄啣悲茹^哀維我諸人載惜
載怛曰此純孝情孰可奪乃辯我薌乃縮我茅臨風寓辭
以代楚招尚饗

祭外舅東臺公文

維正德年月日浙江右布政使東臺胡先生終於濟南越

明年丙子春喪歸涇州當是時也河南按察副使邊貢也者先生甥也繫於官守不獲臨柩以拜服總以哭挽緋以送而其氣靡以伸也於是縮茅束帛遣其弟賢告奠于先生之靈而繼之以言曰嗚呼外舅死乎真邪非邪甲戌之秋舅氏別我齊川之上頽髯長身神完而體固也而竟止於此顧又以疽死邪世傳發疽者必暴多怒必嗜酒必厚味必服金石藥而我舅氏不嗜酒也不厚味也不暴多怒也又不服金石藥不宜疽也而顧以此死邪又傳福善而禍淫者天也嗚呼今之人懦者懦者狂者悖者貧且狠者

賢上而雷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據高位享豐祿馬我舅氏於茲數者有一二乎否也而方伯之官五十之壽竟止於此而又以疽死然則所謂天者與世之傳者果足信邪且以顏回之賢而貧且夭死伯牛之賢而蒙惡疾自古屈伸之數倒施而逆降者何可勝道也至於論人則于其心不于其年于其行不于其爵我舅氏即至於此以疽死然而度支之績傳於京師經略之才著於閩陝平反之澤流於汾晉之郊較之白頭不死據高位享豐祿無一善可稱述者此奚啻燕與粵哉嗚呼舅氏吾又何悲也所可

悲者一歲之前舅氏哭吾父之墓送吾弟之死於濟東門
之外孰知一歲之後而貢也與婦哭舅氏於梁園也邪嗚
呼痛矣已矣不可及矣文甫弟來傳舅氏之遺命以壙志
屬空同以行狀屬貢嗚呼是幽冥之托也何敢卒負靈之
洋其昭鑒之尚饗

祭錢封君文

於乎人有恒憂積書者未必能讀而公之生也則友聖賢
飲經史以鳴道於詞場教子者未必能成而公之子也則
登甲科職臺史以肅振乎朝緹抱德者未必能壽而公之

壽也則踰七齡介百福又暇豫而康疆之三者之難致也
人得一以為幸公視之以為常載膺封典于家有光蓋庶
幾乎生榮死哀垂式于鄉邦者矣所惜者子之位日以顯
名日以昌宦遊河洛將車迎而統祿乃奄忽以云亡貢等
同官令子聞訃悽傷逝靈風而遙奠恸白日之迴光亮英
爽之如在庶俯鑒於空觴尚饗

祭高運同朝用文

維年月日高陵高朝用先生喪過大梁布政司叅政王震
按察司副使邊貢二人者之於先生友也於是具雞酒之

奠而展帛於先生之靈座曰嗚呼至德鮮庸逸足多蹉往
嘗疑之今則破矣先生器惟國禎才本王佐維烈維義靡
騁靡情弗可休以勢弗可黷以貨等貴富於浮雲視珠玉
其如唾譬大厦之一木寔允克於承荷若乃監稅則豪右
屏踪典庾則僕馬俱餓治郡則不携家室轉運則克盈程
課斯固先生之餘事耳而亦豈足為先生賀也嗚呼先生
有過目成誦之肩而不以哲聞有片言拆獄之明而不以
能播老屈人下動遭抑挫是豈特造物者之深過也哉嗚
呼先生已矣不可作矣維震與先生有同年之好惟貞與

先生有同聲之和揆道析理莫究茲禍饑靈駕於秦關寄
一棊於楚些先生其有知乎否和悅儼爾乎如坐嗚呼尚
饗

祭張給事中父文

雲

嗚呼榮乎封君也有生於世也嗚呼哀乎封君之於是而
斃也封君少時嘗讓千夫長於猶子矣已而避舍以居不
階尺土卒致千金之富此非古人所謂傑者哉既貴其姪
又貴其子學崇行孤抗言馳聲為良有司為大諫議珍寔
顯封業於厥身古之豪傑或莫之能致也不已榮乎四方

多事烽燧靡寧天子據鞍思匡濟之佐使封君不死諫議
在朝則宵旰之憂必有釋也是天下之所同嗟而並悼焉
者不已哀乎夫人孰無生生而弗榮弗足以稱亦孰無死
死而無哀足以弔若封君者可以祀于此土已矣而貢
等也者執守土之官也束幣辨香致茲薄奠封君其能歆
之否乎尚饗

祭馬侍御母王孺人文

嗟惟夫人秉質之純履行之仁坤德之良含章括囊直大
以方哭母稚年涕泗汎瀾水漿弗食宜舅宜姑甘旨是圖

聞無譁呼以儉以勤以相夫君既裕且殷訓有章成程取子

用成以有令名維茲數端或得其偏人曰已難夫人儻之

鄉黨是師以莫不咨人固有言相木有根相水有源夫人

嚴君蘊華挹芬敷古貴文誨于夫人孝經魯論大義是陳

屏樂去奢載奩于車以歸厥家人亦有言起構維疇宅浚

維先維我君卿赫々厥聲有國之禎青驄旁衣耳目是司

帝曰汝為使于東方海波不揚射席遁藏人又有言德維壽原

善乃福門夫人在堂鼎食爰芳命黻煒煌謂百斯齡撫爾

雲仍隆基是承賀書方裁訃音倏來遠適興哀維我庶寮

君卿是交誼比同胞絮酒束牲侑以粢盛爰告我誠夕日
滿川寒雲在天夫人鑒焉尚饗

祖奠亡弟述寶文

於乎吾與爾為兄弟二十七年今一旦已矣其何以為情
耶吾去家而服官賴爾以寄門戶之託吾棄親而事君賴
爾以供甘旨之奉今一旦違我而去爾則恣矣老母在堂
衰心如割使我入無所依出無所倚其何以為情耶明日
遷柩將殯爾於先府君墓側吾弟有知其必痛此千古之
別矣尚饗

邊華泉集稿卷之六

雜著

侯軒解

正德甲戌仲冬之月華泉子將如黃道過黃池之津有舟
無人下上渡左隨水風而飄焉迫視之則一老父枕竿籍
策臥於其中華泉子呼而問曰子豈非漢者乎於是老父
警起跪而言曰是也華泉子曰吾視爾輪經具焉篤櫓完
焉然則胡為乎弗爾業也而憇於是焉老父咲曰夫水泉
涸矣吾篤櫓雖完將安放流漸集矣吾輪經雖具將安施

竊聞之知者善待時聖人之用固有時而藏焉彼涸者必
有盈也集者必渙也而吾何事焉華泉子不能詰歸而臥
諸舟中因憶過渙丘之日玉光陳子嘗以俟軒求解廼推
枕而起曰是可以沒陳子已矣遂援筆而書之

縣令丞簿史題名碑記

武鄉吳侯令陽信以最稱收令與丞與簿若史者之姓名
若干人列之碑而樹之於其聽政堂之東時正德辛巳夏
四月之望頃之村父老十數輩長眉曳筇杖聚觀之按其
名而數焉至某也則瞿焉曰是某也真父母也吾祖也吾

父也嘗事焉吾賦稅外無私徵焉吾奉室休焉吾先時
尚及見也今安得斯人者來焉為父母焉言已則又慨焉
歎焉噉焉泣焉咄而思焉瓜其姓名弗忍移焉恍焉若
聆厥歎焉蓋與嗟斯人於縣堂而跪且拜焉者無以異也
又數之曰某也某也則衆也漠焉若弗聞焉又數之至某
也某也則曰是某也三老役焉某也者廷掾役焉六載名
於斯也目以咲焉又數之至某也則出口唾焉曰是吏而
盜者也已又瞋焉怒焉以杖戳焉若將剗其名或以告野
史氏野史氏喟焉曰嘻惡用是碑也乎哉又惡用記乎哉

夫父老者之言斯盡矣雖然不可以不記也亦不可以不
碑也使後之為令與丞與簿若使者過而觀焉將問之父
老曰某循者乎某良者乎為若思也某尋常者乎為若咲
也某酷者也貪者也為若怒焉者乎又思之曰後之父老
之指吾名也將瞋焉乎唾焉乎漢焉而已乎蓋問對之頃
有感發焉顧瞻之際有懲創焉是侯之功也已侯名琦字
汝器丁丑進士其心也直以恆其守也正以固其政也仁
以明有父母之道焉徵最以去予固知後之父老之觀斯
碑者將瓜其姓而思焉泣焉歔且慨焉為之廟社以春秋

焉蓋不止恍焉若坐其人於縣堂而跪且拜焉而已也

東山春興卷引

東山春興卷者邊生首為其

師月菴先生而作也月菴先生姓陳氏和州人居於金陵
成化末邊生從王父遊金陵嘗受學焉當是時邊生方九
歲在諸生中年最少也先生顧獨愛邊生命之曰小子貢
慎爾容端爾中吾須爾成焉邊生受教惟謹居二所年而
別正德庚午邊生自太常丞出為荊州牧先生聞之曳杖
而歌曰涓々江漢南國之紀有文王之化焉而吾徒守之

吾道南矣吾其往觀乎於是舟行於夏口值蜀寇侵楚路
孔棘不至而返踰一年邊生以家難歸於濟南先生聞之
曳杖而歌曰泰山巖々魯邦所瞻是吾心之所景行者也
而吾徒適又至止吾道其東乎吾往觀之是時先生八十
有二齡矣携三尺童跨蹇驢道出徐充止邊生之舍休馬
而邊生方與其友人登所謂泰山者未歸也踰七日歸見
先生邊生頓首泣下叙勞苦懷想狀具說山中之槩與荆
襄形勢甚詳先生曰嘻吾休矣吾行有二得焉見子一也
南東山水在吾目中二也吾由是休矣邊生跪而請曰弟

子不類遠先生之教者二十七年予茲于先生之道未有
聞焉豈足以辱先生之思也惟先生興在山水請具几杖
以送若何先生咲而應曰小子貢勿復道我道蓋是也留
月餘先生歸與邊生游者若干人咸曰先生蓋有道者也
乃各為詩若詞以贈而以題邊生邊生曰先生之南為壬
申之九月也而其東也為癸酉之三月於是敬題其卷為
東山春興云

朴題海市卷後

華泉子曰余自童生時讀蘇子海市詩而竊慕焉顧未嘗

一至於海上寤寐思服者二十年于茲矣乃今讀是卷而心
休焉曰是可以弗觀已矣然不能無感焉則為之言曰夫
有天地即有海有海即有市有市即有見之者矣而數千
歲弗傳焉其故何也過之而弗觀之而弗紀與弗見者
一也而一顯于宋盛傳于今豈非海市之遇也哉然是卷
也侍御君記之諸大夫則賦詠之夫記之者見之者也賦
詠之者非又人而見之也而若或見之者無他焉徵諸
記而已矣天下之人之慕海市如余者豈少焉也吾恐讀是
卷而心休矣者將不獨余也柳柳州曰美不自美因人而
蘭亭也哉

題章二送行卷

章蘭亭不遇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吁豈獨一
古之人有言曰愛其人者及其屋上之烏夫烏與物也愛
其人猶且及之而况于其人之弟也苟其人弗可與也則
仲弓之賢也韓愈子之文也而弗能以益其父與子也况
于其弟耶章子行予嘗序以贈之乃北渚諸君者又各為
之詩以歌之而弗已也嗚呼是可以觀章子之為人可以
觀我郡侯之為政可以觀濟南學士大夫之為心矣

題增修章丘縣志後

知治壬子陸子與楊子為章丘志正德癸酉呂子脩焉其
邑之人曰劉子者告邊子曰楊子之為志也其言曰山也
水也與地之產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焉爾也惟吏之
善才之出其來也無窮焉歎歲久而益之故虛焉以俟斯
楊子之志也陸子之志也而呂子修焉可無紀乎邊子曰
作之非艱述之惟艱呂子之謂也夫由呂子以上至於陸
子也餘二十祀焉其尹也幾人也奚至於呂子而始修之
也若有俟焉是呂子之賢也不止是蓋能使吾民富有而
禮又崇吾城深吾隍盜至而民戢斯不可無傳也於是邊
子乃喟然曰祭法有言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
之鳴呼若呂子者可以祀矣故為之述此焉劉子名欒呂
子者名秉彛晉州人也

刻岑詩成題其後

殷璠評嘉州詩曰語逸體俊意每造奇而嚴滄浪則云岑
詩悲壯讀之令人感慨味斯言也予未嘗不撫卷嘆焉而
台峰子叙之亟稱其近於李杜斯可謂知言者矣夫俊也
逸也是太白之長也若奇焉而又悲且壯焉非子美孰能

當之子美嘗曰岑生多新詩又曰篇章接混茫又曰沈艷
得同行味斯言也意未嘗不歛衽於嘉州也二子之言不
有徵乎哉今誦其集如所謂山風吹空林颯々如有人斯
悲壯而奇矣又如長風吹白茅野火燒枯桑之句不俊且
逸也乎哉夫俊也逸也奇也悲也壯也五者李杜弗能兼
也而岑詩近焉斯不可以刻而傳之也乎哉故曰台峰子
知言者矣叙成之明且華泉子題

今雨軒記

今雨軒者揚子為尹之所居也何名乎今雨託美也何美

乎揚子嘗尹崑山矣移于高平又移于常熟常熟與崑接
壤也崑人聞之者咸注歸焉沈子輔者兩見揚子揚子觴
之酒而嗜曰噐也僻寔無愛于崑崇何以辱崑人之來也
匍匐焉泥潦之弗厭乎昔者甫也之旅于秦賓客棄之如
遺跡也感魏子之來也傷舊雨焉今者宜以今雨名吾之
軒庶以詔于後之人也于是諸大夫聞而誦之曰是一物
也而二美具焉遺愛一也不忘德二也孔子有言曰斯民
也三代之所以直通而行也崑人有焉周公曰平易近民
民則歸之揚子之謂矣

題空同書翰後

魯公聖於書者矣也子美聖於詩者也字子兼之可謂豪傑之士已矣今之學者之為詩若書莫不曰乃所願則學字子也及其成也弗願弗杜則顧曰非我也天也嗟乎詩有宗焉曰三百篇書有祖焉曰蟲沙鳥跡斯字子之學矣今之學者求顏杜於字子無乃已疏乎古之人有言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斯字子之謂矣正德丁丑冬十一月朔旦華泉子邊某題

書博文堂冊後

古之君子之於文也非徒務其博而已也彼固有所取焉也傳曰文以載道又曰文者貫道之器則是君子之取於文者固將以求道也是故天子有天子之道諸侯有諸侯之道卿大夫有卿大夫之道今之所謂宗室古之所謂同姓諸侯也漢封廣陵王之冊也曰廼惠乃順則惠與順固諸侯之道矣

高皇帝垂訓於宗室命名之章其繫遼藩者曰憲術儼尊儒則尊儒之訓固遼藩之所宜世守焉者而光澤止菴又宗室之美也其建堂以儲秘書則

先皇帝錫之以嘉名而命儒臣書額以示寵其自治宮室以居
二縣君以不煩於民也則今上嘉悅之賜勅褒論具曰且
見體國卹民至意於戲若王之為諸侯可謂能盡其道者
矣夫非順不則能體國非惠則不能卹民非崇儒則固不
能博於文以不畔於道也而王咸有焉是雖天質之粹人
品之高其稽古之力固可誣也乎哉王之於文可謂非徒
務其博者矣抑愚竊有感焉史稱河間積書與漢朝等當
時不聞嘉寵之詔曹子建忠懿真亮無愧大雅而王乃忌
之視今日何如耶於戲若王之遭逢固可以有所感矣

題史元之所藏沈休翁高鐵溪詩卷

兵法有奇有正詩法亦然而知者寡矣休翁鐵溪固詩家
之登壇者也由今觀之蓋高得其奇而沈得其正世之論
詩者多厭正而喜奇喜奇則難矣正固不易造也奇非正
則多失正非奇則葺然不振其病均耳守之以正而時出
其奇非老將孰能當之元之總戎固熟於兵法者也間以
其力餘散之於詩騷壇諸將莫敢不歛衽焉故因讀二公
之詩輒及於且以求益總戎尚有以復我也哉

親友贈言引

蒙山字子以刑部郎中出知州事在戊辰六月越七月十

有二月其外伯勇前峰白巖兩喬先生者置酒于其家觴

別李子時在坐之客為南濠都子玄敬雲間陸子淵及予

凡六人也又七日李子既貨其屋乃卜城西南鄭氏之圃

居馬圃有山泉松竹花鳥烟雲之務居九日兩喬先生者

連予出餞在凡坐之客皆在也而南濠不與馬兩會凡得

詩若干篇詩有聯句者有分韻者有次韻者為選為律為

絕句者其體不一然親者道其所親而其所交者亦各道

其交無弗盡也李子命之書既成卷又附其同官者同志

者之詩若干篇于後以請命名于白巖白巖為之題曰親

交贈言已顧指其卷之端謂予曰李子之交于人也與人

之交于李子孰有如子者乎非子莫宜引此予不敏又弗

文也而弗敢以辭遂為志之

郭子藩別詩引

三年冬十二月御史郭君自南都來獻績于天官天官以

其績上于天子天子嘉之列上考以歸且歸曰白巖喬子

者御史同門友也具酒食召嘗所來往者數人以會別御

史而予亦與焉數人者固御史之所親愛者也于是為聯

句以贈之凡若干篇御史曰是不可無答也則為之詩以
留別數人數人者相繼屬和又若干篇書以遺御史志好
也是夕平基字子以直宿省中先去起故句為多也而酒
酣洽甚坐客諱然興至輒書故多寡先後不次也未成者
二篇明日以附前峰喬子足之蓋前峰有小疾不與坐也
予與御史偕舉進士為同年友益親且愛故述其略如此
若乃數人者之名氏爵里則附見於所聯句之下與其次
韻者之後云

王遂字說

遂渤海人也性質直不事華艷少嘗見于予未幾別去不
見者六年矣予繼室之弟曰胡文甫者遂之外元也今年
夏以事來京師館于予所間以遂之字問予予為之字曰
用達以渡于遂曰夫遂何始也曰始于周何始于周也曰
周禮遂人氏之掌曰夫間有遂是也然則何以為曰所以
達水也一夫之田百雖其畝凡公室之所需與其家之父
母昆弟及其子若係未有不仰焉者也然非遂則潦而
無所于洩也曠而無所于溉也而田用菜矣故為之遂者
必平其躬必虛其中必委徐其形是何也中非虛則水必

壅躬非平則水必滯形非委徐則水之性莫以遂舍是未
有能達焉者也故為之遂者必用達而後可也遂既冠以
娶矣其上有母下有諸弟後且有子若孫凡家之人與公
室之所湏者譬之田然非遂則焉所仰也故平其躬者直
也虛其中者寬也委徐其形者恭也孔子曰恭則不侮寬
則得衆傳曰直則人信之三者備而君子之道幾矣則未
有不達焉者也遂業農賈不通於詩書為語故未必達然
所居近鄉遂治田之道知之固矣其姑之夫曰東臺先生
者休勇也特是說以叩庶幾有喻矣乎

平丞說贈柴子

柴子既仕為無錫丞持檄往別華泉子華泉子止而飲之
酒問之曰子聞丞之道乎曰未也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
名為官而况于官乎何以為政曰輔也聞之丞載于令者
一邑之事蓋無所不當問曰若是子且得咎夫邑令之長
也令曰甲丞曰乙令曰可丞曰否令又曰是侵吾官侵則
憤則爭則怨則咎曰若是則惟令之滋乎曰惟令
之滋何以丞為耶先王之建官也置之長專之也載佐之
也亦以防專也設惟令之滋何以丞為邪柴子懼曰若是

索何華泉子曰其別柔之際乎在易之文二與四同功而異位然二多譽四而恒多懼以近五也是故令譬則五也簿與尉猶二也丞則四也侵之則過剛順之則過柔安得無咎子誠以感之正以輔之貞以字之遜以居之其道又大亨即大亨非我也故曰別柔之際也柴子喜而起洗爵以謝華泉子曰微子之教吾幾不免於是柴子齊人嘗歸妹子華泉子有兄弟之義也故其言約以規

弟賦達寶字說

予生六歲而未有名少司空泰和張達時為應天丞與大

父治中府君為僚友也始以貢命予予既冠而交游字之曰來達鄉先達太保尹公少之易以達寶于是交游者因遂以達寶呼之矣予弟生少予十有一年生踰月而大父府君自金陵歸大人公亦歸自京師家慶之夕傳回抱呼笑以為樂也遂相顧而大母沒又三年而沒大人公遊鴈門又四年而歸于是時賦之年蓋二十有四年矣而顧未有字也今年春予自太常丞出守江陵過臨清而會馬間以為請予因字以達寶而告之曰賦之可寶也有三馬而弟知之乎否也夫有田則有賦世固未有無賦之田也田

無賦則倉廩虛倉廩虛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雖有象
犀珠貝圭璜金璧將焉用之是國之所寶者賦也予宦遊
不得恒侍大人公母夫人之下溫清之禮猶髓之奉惟弟
是倚焉則吾邊氏之達所寶者非賦而誰也是家之寶也
弟生魁梧有膂力能曳寸石之弓而又習於馬今西方有
事天子拊髀思將出而當一校之隊樹功疆圉為國席
臣則又邊遠之寶也是賦之能也非予之所及也夫是三
者其名殊也其義殊也而其道一也顧名思義以求盡其
道惟予弟勉之而已傳曰子生三月父命以名又曰男子
二十冠而字於戲予之名不宜出於人弟之字不宜出於
我也而又為之文以析其義焉者禮之權也予弟勉之誠
以斯言請於大人公大人公又有所以啟之者矣

祈雨文

嗚呼災異之來厥有咎徵欽罰惟愆沴氣薰蒸自九月不
雨至於正月黔黎焦悴憂恐弗勝今二月己盡野無青草
則奚望年之可登無乃吏於土者稔戾隱隱省躬之寔未
知所懲夫何載沐載禱誓壇之後霖霖鮮降玄風屢騰白
晝黃霾飈旋若崩道路之嗷嗷者將不知何以為食而我

庶司群吏則引望終日徒為之駭愕而凌兢嗚呼天之不
雨為殃民者而怒也今不禍其所以致怒民則何罪反以
雪棄而弗為之哀矜某等職叨民土夜寐夙興空訴無所
壇壝再升惟 神明之錫惠庶民命其終有所憑謹告

祈雨告文

曰爰自去秋雨雪少降以至于今土焦麥枯百姓鮮食穀
價沸騰乃茲春且逾半而白日無色黃霾蔽空河之北則
樹葉草狼剪伐殆盡甚至有掘死人于墓烹而食之者矣
河之南則老穉相率乞食於途甚至有父子夫婦不能以

相保者矣菜色盈目言之痛心某等宣政于斯司防禦于
斯反咎責躬蹙焉無地即教倉廩顧安得人人而濟之歆
撫流移則涸者四郊皆是也用是齋沐竭誠率我官屬
父老敢請禱于與圖之謹告

祭河文

神配鎮北嶽受國顯封湯々洪流萬水是宗踰周越梁爰達

于海潤田澤疇濟物千載某按部茲境往來一年反命屆

期臨流告虔既張我帆載擊我楫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神其相之以利我涉尚

皇明遼藩宗室止菴光澤王受封之始而其牀祖誠菴衡陽王

手以錫之者也王之先君惠王既已親為之題以發其義

矣由是騷人墨士之產于此與仕于四方而過于此聞者

亡弗見之則六亡弗歌之者也後二十年某由太常丞出

守荆土而見于王王出其圖而示之且命之言某不敏為

天子之守吏樂其土之有賢王也取六義之比謹拜首而

為之贊曰

有丹者樛植于荆阿照臨江漢如爛斯霞露之溉之雨露

孔多既昌其幹六蕃其葩於萬千年王國之華

白泉子憂居圖贊

有白者衣有素者冠有戚者榮棘人樂飄颻野風吹

葛帶永言孝思發我潛慨

陳處士畫像贊

心慤而性淳服禮而蹈仁惠周乎里閭名越乎等倫茲是

者不可盡以畫也嫫貌而傾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諄

者不可盡以畫也嫫貌而傾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諄

其動也閭、若是者又非盡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
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山間松下，琴儔鶴鄰，
茲人者，其令之所謂處士，而古之所謂逸民者歟。

紀夢

為空同將易號作

夏日午睡夢一青衣小鬟叩軒泣曰：妾空同山之靈也。主
君新寵移於大陽，無罪而棄妾，請子一言歸之，若何？予告
之曰：久處而惡生人之情也。離騷而抱貞女之經也。爾不
見夫素平者乎？逆之二十年，一日歸焉。夫誰為之媒也？爾
母泣行，召爾矣。青衣既去，鸚鵡呼婢於窻外，曰：將食來，將

食來，遂寤而起。

書